

帕米爾界圖及光緒時期中俄帕米爾界務交涉問題探討：以國立故宮博物院現藏外交輿圖爲例

陳維新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

提 要

帕米爾高原古代稱爲蔥嶺，漢、唐、元時期，均設官管轄。明代，居住在帕米爾的部落向明朝朝貢並奉正朔。清代，乾隆皇帝平定大小和卓動亂後，亦在帕米爾的伊西洱庫里（爾）地方設立御製紀功碑。

十九世紀初，俄國趁清朝國勢衰退之際，藉中俄《北京條約》規定，開啟侵占中國西北疆域的行動，光緒八年（1882）、十年（1884），清廷與俄國陸續簽訂喀什噶爾東北及西北段界約後，清廷喪失天山南路部分土地，但由於邊界劃定僅止於烏仔別里，讓俄國有可乘之機，意圖再染指烏仔別里以南帕米爾大片土地，即派兵進入該地區，要求與清廷商議帕米爾地區劃界。本文擬以外交部寄存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外交輿圖等相關檔案，對有關帕米爾地區的外交界圖及清廷與俄國交涉帕米爾界務等相關問題作探討。

關鍵詞：帕米爾、伊西洱庫里（爾）、喀什噶爾、烏仔別里、杜蘭德協訂

前 言

向有「世界屋脊」之稱的帕米爾高原，古代稱為蔥嶺，早在漢、唐時期，即設立西域都護府（漢）、北庭、安西都護府（唐），統領天山南北西域各部地區，而在蔥嶺境內的部落，亦由這些都護府管轄。元朝時期則設立宣慰司管轄，明代時期帕米爾的別失八里部向明朝朝貢並奉正朔。直至清代，乾隆皇帝平定新疆後，帕米爾地區諸部落即由喀什噶爾參贊大臣管理。乾隆皇帝平定大小和卓動亂後，亦在帕米爾的伊西洱庫里（爾）北邊的蘇滿地方設立乾隆御製紀功碑。

十九世紀初，俄國勢力進入中亞地區，並趁清朝國勢衰退之際，藉中俄「北京條約」規定，開啟侵占中國西北疆域的行動，光緒八年（1882）、十年（1884），清廷與俄國陸續簽訂喀什噶爾東北及西北段界約後，清廷喪失天山南路部分土地，但由於邊界劃定僅止於烏仔別里，讓俄國有可乘之機，意圖再染指烏仔別里以南帕米爾大片土地，即派兵進入該地區，要求與清廷商議帕米爾地區劃界。本文擬以外交部寄存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外交輿圖等相關檔案，對有關帕米爾地區的外交界圖及清廷與俄國交涉帕米爾界務等相關問題作探討。

一、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同治、 光緒時期地圖對帕米爾區域描述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在同治、光緒時期有關帕米爾地區的地圖計有：

（一）〈大清國西北界與俄羅斯交址地里圖〉（圖 1）：

本圖是依據同治三年（1864）清廷與俄國所訂《塔城界約》（Protocol of Chuguchak）內容所繪製之中俄分界圖。圖右下方有「大清國西北界查定地里將軍明誼等」及「俄國廓密薩爾塔城領事官雜哈勞，悉畢爾參領廓密薩爾巴布潤福」（廓密薩爾，*commissar*，委員或代表之意），左上方則有簽約日期同治三年九月、一千八百六十四年之註記。此圖應該不是中俄兩國簽訂的正式分界圖，因為參與談判的中俄兩國代表明誼（？-1868）及札哈洛夫（Ivan Ijich.Zakhalov）、巴布潤福（Ivan Babkov，巴布科夫）等人並未在圖上簽名畫押，此圖應該是當時清廷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依據原圖，另行繪製的分界圖。此圖繪製精美詳細，從圖右上方沙賓達巴哈（Shabing dabakha）往下至圖左下方蔥嶺（Tsung-ling）止，繪出一條紅色

的分界。但此紅色分界線僅繪至蔥嶺，在邊界紅線右下方繪有一湖泊，為喀喇庫里（爾）（Khara Kul 庫里（爾）為湖之意），此湖位於帕米爾地區的北邊，但此湖以南的其他帕米爾地方並未繪入圖內。

（二）〈西北邊中俄二次定界圖〉（圖 2）：

同治十年（1871）俄國派兵占領伊犁地區，直到左宗棠（1813-1885）平定回民事變收復新疆後，清廷先派崇厚（1826-1893）與俄國商議收回伊犁事宜，崇厚在未得清廷允許之下，擅自與俄國簽訂清廷認為是喪權辱國的《交收伊犁條約》（Livadia Treaty）。清廷得知此訊息，拒絕承認此條約，並將崇厚治罪。

外交部寄存於國立故宮博物院之〈西北邊中俄二次定界圖〉及《伊犁條約》原本，即是崇厚與當時俄國外交大臣吉爾思（Nicholas K. de Giers）及該國駐北京公使布策（Eugene de Butzow）所簽訂之界圖與條約。

〈西北邊中俄二次定界圖〉圖中有「中俄兩國在黎注邱涯（Livadia）定約第七、第八兩條內容分界圖」中文及俄文的說明，在此圖上蓋有崇厚的官銜職章及滿、漢文簽名，在此圖上亦有俄國兩位談判大臣親筆簽名，簽訂時間為光緒五年（1879）八月十七日。此圖是崇厚與俄國談判代表所簽訂的「正式」分界圖。此圖繪製精美，兩國分界的重要山嶺、河流、地名均以中、俄文標示，其餘則以俄文標示。

從〈西北邊中俄二次定界圖〉可很清楚的看到當時崇厚與吉爾思、布策劃分中俄兩國邊界線的情況。此圖所畫紅色分界從喀什噶爾（Kashgar）（圖左下方）與俄屬費爾干省（Ferghana）交界線即由地圖左下方蘇約克山口向南至阿來廓勒及薩烏業爾得山口，再至業精卡、那格拉察勒得卡，齊吉勒蘇河位於伊爾克什唐卡西方，此段紅色分界線終點瑪里他巴爾山（Malitabar）位於此圖左下方。而原在邊界紅線右側的喀喇庫里，在此圖已繪在邊界紅線（即中國界外），歸屬俄國。但此圖也是沒有詳細描繪帕米爾地區。

（三）〈喀什噶爾中俄定界圖〉（圖 3）：

光緒八年（1882）清廷與俄國簽訂《喀什噶爾東北界約》後，清廷再派巴里坤領隊大臣沙克都林扎布與俄國分界大臣維克多梅金斯基（Viktor Miodinskii，清代檔案稱咩登斯開），會勘別牒里山口（Bedel Pass）至烏仔別里山口段之邊界線，雙方在光緒十年（1884）五月簽訂《續喀什噶爾界約》《喀什噶爾西北界約》。依據條

約規定，此約用滿文、俄文書寫，並附地圖各一份，此界圖名稱為〈喀什噶爾中俄定界圖〉，用滿文、俄文註明邊界各處地名，畫押鈐印為憑。本圖即為當時簽約的正式界圖（此界圖應是在簽約前即已繪製），圖內紅色邊界線設立界碑處、河流、山嶺、地名均以滿文、俄文標示。圖中央有滿文說明：「俄國與中國所屬邊界，由別牒里山壑至烏仔別里山壑止，交界處地圖。」俄文：「俄中兩國自別捷爾山口至烏孜（仔）別里山口之邊界地區圖。」圖下方亦寫有滿文、俄文，滿文翻譯：「欽派邊界大臣副將滅頂斯維克托爾。一八八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新麻爾格蘭城（Novyy Margelan，位於烏茲別克境內）。」俄文翻譯：「御前全權大臣維克多梅金斯基，一八八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新麻爾格蘭城。」滿文右邊蓋有俄國蠟印。本圖應是俄國方面繪製。此圖紅色邊界線繪至烏仔別里，喀喇庫里亦劃在邊界紅線外成為俄屬湖泊，此圖亦未將全部的帕米爾地區繪入。

由上述三張從同治至光緒十年，中俄兩國在新疆邊界地圖，均未將帕米爾地區全部繪入，當時清廷對帕米爾地區的地理環境亦不甚熟悉，所劃邊界線亦僅至烏仔別里而已，所以讓俄國有可乘之機，欲占領帕米爾地區。

（四）〈中俄交界全圖〉之分圖〈帕米爾地圖〉（圖4）：

本張地圖是光緒十三年（1887）奉派出使俄、德、奧、和（荷）四國大臣、內閣大學士兼禮部侍郎洪鈞（1839-1893）所繪。洪鈞是江蘇無縣人，同治時期曾任湖北學政，光緒九年升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他在出使期間，利用俄國所出版有關中、俄兩國邊界的相關地圖加以整理，在光緒十六年（1890）出版〈中俄交界全圖〉，洪鈞並將地圖寄回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中俄交界全圖〉計有三十五張地圖，將當時中國與俄國從東北至西北的邊界均詳細繪出，其中有關帕米爾地區的地圖是置於第三十四張。洪鈞在〈中俄交界全圖〉寫有圖說：

俄國是圖成於光緒十年（1884），在立約定界，而後西人尚游歷，講輿地，無一二十年不修改之圖，故新勝於舊。中國腹地，不過得其大槩，若邊外疆域道里山川沙磧，則彼族躬履周歷，測驗精詳，雖名稱或歧，譯字互異，而按圖索驥，不難辯方。原圖寬廣僅四五幅，今摹繪之展為三十五幅，由於中國字體不能再收縮也。……俄境曰斯克者，名城大郡也，曰斯闊甫者鎮邑也，曰斯克雅者，村聚也。¹

1 （清）洪鈞摹繪，〈中俄交界全圖〉，館藏號：gm71005082。

由此圖說可知洪鈞是利用俄國在光緒十年已出版的地圖加以整理並譯成中文，俄文地圖原僅有四、五張，洪鈞將其擴展成三十五張，他也認為〈中俄交界全圖〉是當時對有關中俄邊界的地圖中，屬於較為精確的地圖。第三十四張是中、俄兩國在帕米爾地區交界圖，從本圖右側起，沿天山山脈向西繪有一條紅黃相間的邊界線，至蘇約克山口再轉向西南至烏仔別里山口。從烏仔別里山口往東南繪有一條黃線至塔嘎爾瑪山，再往南至塔克敦巴什帕米爾，此黃線右側為蔥嶺（即薩雷闊勒嶺）。

在〈中俄交界全圖〉之分圖〈帕米爾地圖〉所繪帕米爾的八個區域，由北往南依序是：

- 1 帕米爾哈爾果什：在地圖上此區域位於薩阿來嶺（即阿賴嶺）南方，依圖所繪，此區域有烏茲別里河、阿克治勒嘎河等河流注入喀喇庫里湖，在紅色及黃色邊界線交接處，即為烏仔別里山口。此區域是帕米爾地區最大且形勢甚為重要的地區，烏仔別里山口即為光緒十年中俄分界線的最終點。在圖上喀喇庫里湖上方有奇吉勒阿爾特山口（Kijilart Pass），是通俄國費爾干省的重要山口。
- 2 薩雷茲帕米爾：依圖所繪，此區域北接帕米爾哈爾果什，南臨雅什里帕米爾，東邊為帕米爾朗庫里，此區域有條河流，東段稱阿克蘇河，西段為穆爾格阿布河，往西匯入噴赤河。
- 3 帕米爾郎庫里：依圖所繪，此區域有兩小湖泊即為郎庫里湖，此區北臨帕米爾哈爾果什，烏茲別里山口即在兩區域交接處。西接薩雷茲帕米爾，東邊有塔嘎爾瑪山，此區域主要河流為阿克拜塔勒河。
- 4 雅什里庫里帕米爾：依圖所繪，此區域位於大帕米爾北邊，東北邊為薩雷茲帕米爾，西林噴赤河，其中有阿里楚爾河向西流入雅什里庫里湖。
- 5 大帕米爾：依圖所繪，此區域北邊為雅什里庫里帕米爾，南接瓦罕帕米爾，其中有薩雷庫里湖，英國人約翰伍德（John Wood）於一八八三年率探險隊到此湖，將此湖命名為維多利亞湖（Lake Victoria）。
- 6 瓦罕帕米爾：本區域位於帕米爾地區的最南端，依圖所繪，北鄰大帕米爾，南邊為因都庫什嶺，此地區形勢重要，為進入南亞地區重要通道。
- 7 小帕米爾：依圖所繪，此區域南接帕米爾塔克敦巴什，北鄰大帕米爾，西北邊為瓦罕帕米爾。

- 8 帕米爾塔克敦巴什：本圖最南邊，即寫上「帕米爾塔克敦巴什」。此區域位於圖上黃色界線的東側，即在薩雷闊勒山脈的東側，此區域內重要城市即為塔什庫爾干，此地北通喀什噶爾，東通莎車。塔什庫爾干北邊有薩雷闊勒山脈最高峰塔嘎爾瑪山。

(五) 〈光緒勘定西北邊界俄文譯漢圖〉(圖 5)：

本圖是許景澄(1845-1900)擔任清廷派駐俄國公使期間(1890-1896)，參考俄國所繪有關中國西北邊界地圖，翻譯成中文並加以整理後所繪成的地圖。許景澄是浙江嘉興人，同治七年考上進士，擔任翰林院編修，光緒六年升侍講。因當時清朝外禍頻仍，國難日亟，他決定研究專治時政利弊得失的經世之學。後來奉派出使日本，光緒十一年(1885)出使法國、德國、義大利、荷蘭、奧地利。光緒十六(1890)年出使俄國、德國、奧地利、荷蘭等國，任職期間奉命與德國洽商購置軍艦事務，並上疏條陳海軍應辦事宜，對清廷海軍建置，功不可沒。

他派駐歐洲多年，是清廷少數熟悉洋務瞭解國際形勢的外交官，因為俄國在光緒十八年(1892)派兵侵占帕米爾，所以清廷派許景澄與俄國交涉，為瞭解帕米爾形勢，許景澄參考俄國所出版有關帕米爾的多種地圖，他在光緒十八年先行繪製〈帕米爾草圖〉一張，寄回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後來在光緒二十年(1894)於聖彼得堡印製此張〈光緒勘定西北邊界俄文譯漢圖〉。²

依據許景澄在本圖下幅的文字說明可知，本圖所繪內容包含兩國交界經光緒八年至十年所勘定，北起科布多的大阿爾泰山，南止於喀什噶爾的烏仔別里山口(Uz-Bel Pass)，以及未定界的帕米爾地區。本地圖分為上下兩幅，上幅右上方的奎屯山(Kuitung M.)起劃一黃色邊界線至圖下方哈升水，再銜接下幅上方蘇木拜水(Sumbe R.)起至圖左下側烏仔別里止。至於帕米爾地方因未定界，所以未劃黃線。「圖上所譯地名、洋名符於漢名者據用原文，列在界約者從約，約內地名別以紅字，漢洋異名暨無漢名者可核者，酌從洪印界圖譯文」，從此段圖說文字敘述再對照地圖，從圖上北方的蘇木拜水往西南至烏仔別里，即是依據光緒十年《喀什噶爾西北界約》所繪邊界線，此線上附近的山嶺、河流、地名均以紅色標記，位於本圖西南方的帕米爾地區，則是以黑色標記。圖說上提到「洪印界圖」，是指洪鈞所繪的〈中俄交界全圖〉之分圖〈帕米爾地圖〉。

2 (清)許景澄，《許文肅公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續修四庫全書，冊1564，頁2)，卷11，〈光緒勘定西北邊界俄文譯漢圖例言〉。

在許景澄的〈光緒勘定西北邊界俄文譯漢圖例言〉裡提到，本圖是依據俄國在光緒十七年（1891）出版的〈亞細亞俄國南界圖〉來摹繪。許景澄稱此圖是當時中俄全界最新、最詳細的地圖，他就此圖截摹西北邊界完成〈光緒勘定西北邊界俄文譯漢圖〉，其中有關帕米爾地方，因〈亞細亞俄國南界圖〉未繪帕米爾地區，所以他參考俄國在光緒十一年（1885）出版的阿母河地圖，再將帕米爾地區繪入，完成〈光緒勘定西北邊界俄文譯漢圖〉。

依據〈光緒勘定西北邊界俄文譯漢圖〉下幅所繪，帕米爾位於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西邊，北邊為阿賴嶺（Alai M.），南邊為因都庫什嶺（Hindukush M. 興都庫什山），西邊至噴赤河（Piandj R.）。再依據許景澄所著《帕米爾圖說》及《帕米爾圖敘例》所述，帕米爾分為八個區域：

- 1 塔克敦巴什帕米爾（Taghdum Bosh Pamir），位於帕米爾全境之東南隅，此區域內有塔敦巴什河（塞里河）北方為塔什庫爾干（Tash-Kurghan 亦稱色勒庫爾），在民國初年改稱為蒲犁縣城。
- 2 讓庫爾（郎庫里）帕米爾（Rangkul Pamir），位於塔克敦巴什帕米爾北邊，境內有讓庫爾，左側為阿克拜塔河，穆斯塔格山位於東邊。
- 3 小帕米爾（Little Pamir），位於塔克敦巴什帕米爾與大帕米爾之間，境內有阿克蘇河，此河發源於鄂依庫爾，小帕米爾東北邊有尼若塔什山口（Nezatash Pass），西南方有布才拱巴什山口，越此山口即到瓦罕帕米爾。在南方有一明鐵蓋山口（Mintake Pass），越過此山口即進入坎巨提境內。
- 4 大帕米爾（Great Pamir），位於瓦罕帕米爾北邊，北接阿爾楚爾帕米爾，東鄰小帕米爾，西至棍特河（Gunt R.）。境內有薩雷湖（Zarkul），此湖東邊有伊什提克河，西邊為帕米爾河，此河往西匯入噴赤河。
- 5 阿爾（利）楚爾帕米爾（Alichur Pamir），位於大帕米爾北邊，薩雷茲帕米爾南邊，西至噴赤河。境內有阿爾楚爾河、伊西洱庫爾（里）（Yushil Kul），此湖之水溢出西流入棍特河，在伊西洱庫爾北邊有蘇滿塔什，清廷在此設有卡倫。
- 6 薩雷茲帕米爾（Sarze Pamir），位於和什庫珠克帕米爾（北邊）及阿爾楚爾帕米爾（南邊）之間，西界為噴赤河，東北邊為郎庫里帕米爾。境內有穆爾格阿布河（Murgab R.），以及薩雷茲湖（Sarze Kul），在許景澄的圖裡此湖並未繪

出，依據《新疆中俄國界研究》書內記載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的說法，此湖是在西元一九一二年當地發生大地震後形成的湖泊。³

- 7 和什庫珠克帕米爾（Hashikuchuk Pamir），位於阿賴嶺南邊，薩雷茲帕米爾北邊，境內有喀喇湖（即喀喇庫爾 Khara Kul），在此區域東側有條邊界線，線上有光緒十年，清廷與俄國劃定邊界所設之界牌地名，在圖上可看到邊界線最後一個界牌，用紅色字體寫上烏仔別里。
- 8 瓦罕帕米爾（Wakhan Pamir），位於帕米爾全境最南邊，此區南邊為坎巨提、喀什米爾等地，西邊為阿富汗。此區南依興都庫什山，為進入南亞地區要地。⁴

洪鈞與許景澄所繪地圖均為大幅地圖，上述帕米爾八個區域地理形勢，無法在一定尺寸下看得清楚。在外交部所藏，現寄存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帕米爾未定界問題〉檔案（檔號：112.923/001），錄有一張在民國三十二年由當時的內政部所繪的〈帕米爾方百國界畧圖〉（圖6），此圖將帕米爾八個區域地理形勢繪製詳細，可供參考。

洪鈞的〈中俄交界全圖〉之分圖〈帕米爾地圖〉所繪帕米爾區域，與許景澄的〈光緒勘定西北邊界俄文譯漢圖〉均是沿用俄、英等國所繪地圖資料繪製，洪鈞的〈中俄交界全圖〉在光緒十六年出版，許景澄的〈光緒勘定西北邊界俄文譯漢圖〉則在光緒二十年出版。所以許景澄繪製地圖時，也參酌洪鈞的地圖資料，但兩張有關帕米爾地區地圖除了部分地名、河流、山嶺名稱用詞稍有不同外，還有幾點不同的地方：

- 1 洪鈞的〈中俄交界全圖〉之分圖〈帕米爾地圖〉，整張均是帕米爾地區，而許景澄的地圖帕米爾地區為該圖西南一隅，並非全張，但所繪內容甚為詳細。
- 2 洪鈞地圖所繪的雅什里帕米爾，在許景澄地圖裡稱為阿爾楚爾帕米爾。
- 3 洪鈞地圖裡所標註湖的名稱用「庫里」，許景澄的地圖則用「庫尔（爾）」。
- 4 洪鈞地圖裡有標記葱嶺、薩雷濶勒嶺等文字，許景澄圖裡則未標出。
- 5 兩人所繪地圖最大的不同是洪鈞所繪帕米爾地圖，中、俄邊界線至烏仔別里地

3 張大軍，《新疆中俄國界研究·下冊》（台北：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1965），頁280。

4 （清）許景澄，《許文肅公遺稿》，〈帕米爾圖敘例〉，頁9-13。

方，又往南繪一條黃線至帕米爾塔克敦巴什。依據洪鈞此圖所繪此條黃線，已將郎庫里帕米爾及塔克敦巴什帕米爾地區，劃歸俄國，整個帕米爾地區也僅有塔什庫爾干地區劃在中國界內，連設有乾隆御製紀功碑的雅什里庫里湖北方的蘇滿地方亦劃在中國界外。而許景澄地圖裡的中俄國界線則是依照《喀什噶爾西北界約》所訂，邊界繪至烏仔別里，烏仔別里以南未畫任何界線。在「帕米爾圖敘例」裡，許景澄說：

中俄界線自廓克沙勒山起自烏仔別里山豁為止，悉准光緒十所訂界約，墨線之加繪紅線以取明顯，自烏仔別里以南，即入帕米爾境，中國邊界尚未勘定，故不接繪。⁵

為何會有洪鈞〈中俄交界全圖〉之分圖〈帕米爾地圖〉以及許景澄〈光緒勘定西北邊界俄文譯漢圖〉兩張地圖的出現，這當然和俄國與清廷在光緒十年簽訂《喀什噶爾西北界約》後，擬繼續染指烏仔別里以南帕米爾的土地，以及為阻止英國勢力進入帕米爾地區所以派兵占領，並要求與清廷勘界有關。

二、俄軍入侵帕米爾緣由

乾隆皇帝平定大小和卓動亂時，清廷軍隊曾進入帕米爾地區，進至伊西洱庫爾湖，回部動亂平息後，清廷在此湖北邊蘇滿塔什地方設立乾隆御製紀功碑，居住在帕米爾地區的部落，即由喀什噶爾參贊大臣管轄。道光初年，張格爾所率部眾攻占南疆大城喀什噶爾、英吉沙，清廷再派軍至色勒庫爾、阿賴嶺等處圍剿張格爾部眾，後來張格爾遁逃，被布魯特人誘捕，將他交給清廷。同治年間回部動亂再起，南、北疆相繼失陷，直至光緒初年左宗棠收復新疆後，劉錦棠在郎庫里北邊設黑孜吉牙克卡倫（Kiz-iljiak olong），在薩雷茲與郎庫里之間的帕沙脫（Pasat Pass）南邊設立六爾阿烏卡倫（Murgh-Ab），在此卡西側設立巴什滾伯仔卡倫（Bash-Gumbaz olong），在伊西洱庫爾東北邊設立圖斯庫爾卡倫（Tasil Kol），在大帕米爾伊什提克西邊設雅什特拱拜卡倫（Yarti Gumbaz）、阿克素睦爾瓦卡倫（Aksumurwan）。

依據〈新疆國界圖志〉記載，光緒十一年在塔什庫爾干至坎巨提（kanjut）要道上設塔克敦巴什卡倫，光緒十五年（1889）旗官都司張鴻疇建蘇滿卡倫（Soma

5 （清）許景澄，《許文肅公遺稿》，〈帕米爾圖敘例〉，頁11。

Tagh)。⁶ 此卡倫為清廷在帕米爾地區極西之地所設之卡，連同上述卡倫謂為帕米爾八卡，這也是清廷經營及管轄帕米爾地區的史實。

光緒二年（1876），俄國派兵進入帕米爾北部阿賴山區，並占領瑪爾他巴爾山（Maetabar M.）及伊爾克什塘（Irkeshtan）地方。光緒十年（1884），清廷與俄國簽訂「續喀什噶爾界約」《喀什噶爾西北界約》，位於帕米爾北邊的阿賴山谷及和什庫珠克帕米爾地區，依據此約均劃歸俄國。另依據該條約滿文約本所載，兩國邊界劃至烏仔別里山口（Uz-Bel Pass），此山口以下，俄國邊界線轉西南，而中國邊界線則一直往南。但在俄文約本上，沒有「一直」二字。如此模糊籠統的邊界劃定，也讓俄國亟欲染指烏仔別里山口以下的帕米爾地區。

光緒十七年（1891）四月，喀什噶爾道向邦倬奏稱，俄國駐喀什噶爾領事曾向他說，英國與阿富汗人擬占領帕米爾；而英國人榮赫鵬（Sir. Francis Younghusband）也向他說俄國欲派兵進入帕米爾。向邦倬說他探得情報，俄國塔什干總督擬調派兵隊前往帕米爾，而英國則唆使阿富汗以防範俄國為藉口，派兵進入蘇滿塔什地方。向邦倬認為對於俄、英、阿在帕米爾的舉動不可不防。同年七月，阿富汗兵約七十餘人即占領蘇滿塔什卡倫，新疆巡撫魏光燾（1837-？）即命令張鴻疇率兵前往將阿富汗兵驅逐，並駐紮於當地。

隨即俄國即派遣軍隊進入帕米爾的阿克拜塔爾、阿克塔什、布才拱巴什等地方。俄國軍隊指揮官楊諾夫（Yanov）宣稱來到帕米爾的目的，「是要制止中國人和阿富汗人在那裡肆無忌憚的逞威作福的活動，並恢復我們對這塊領土的權利。」楊諾夫也向居住在帕米爾地區的牧民宣布他們是隸屬於俄國的，並裁撤由清廷所委派的當地官員，改由他任命一些向俄國示好的人員擔任官職。⁷ 楊諾夫率領兵隊並將當時正在帕米爾進行勘察活動的榮赫鵬逐出帕米爾。在許景澄所翻譯〈俄報論俄統領伊鄂諾弗游獵帕米爾事〉，文中提到伊鄂諾弗（即楊諾夫）在阿爾楚爾河地方發現有中國官兵駐紮，即稱中國卡倫不應設置於俄國屬地之內，要求中國官兵即行撤出退至薩雷闊勒嶺。⁸

光緒十七年六月，喀什噶爾道向邦倬向新疆巡撫魏光燾報告，俄國領事來文

6 （清）王樹枏，〈新疆國界圖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卷五，頁17。

7 H. A. 哈爾芬，《中亞歸併於俄國》；伊斯坎達羅夫，《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東布哈拉和帕米爾》，轉引自甘肅師範大學歷史系編，《帕米爾資料匯編》（內部參考資料，1978），頁81-8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藏有此書。

8 （清）許景澄，《許文肅公遺稿》，〈帕米爾圖敘例〉，頁1-2。

表示該國塔什干總督赴中俄交界的帕米爾地區巡邊，向邦倬稱大、小帕米爾地區為中國屬地，俄國總督巡邊不能逾越邊界。該領事則稱此次巡邊是到喀喇庫里地區巡查，並沒有到蘇滿塔什。但俄兵隨即越界至塔敦巴什、阿克素睦爾瓦等地，並在蘇滿塔什駐紮。六月二十二日，俄國兵馬分三隊越界分赴塔敦巴什、阿黑素睦爾瓦（阿克蘇）、雪底拉以及蘇滿塔什，並在阿克塔什與塔敦巴什交界之畢依比達坂，張貼公告聲稱當地的回部民眾為俄國屬民。張鴻疇趕至該地詢問俄國帶隊官，帶隊官回稱他們是來查勘道路。同年八月，魏光燾向俄國塔什干總督發出照會抗議俄國越界，俄方才將兵隊調回。⁹

魏光燾認為俄國派兵隊越界至中國的土地是違約的舉動，又擅稱當地民眾已成為俄國屬民，他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向俄國駐京公使提出抗議。魏光燾亦發電給陝甘總督楊昌濬（1827-1897）告知此事。楊昌濬認為俄兵進入阿黑素睦爾瓦、塔敦巴什、雪底拉、蘇滿塔什等地方，並貼公告稱當地民眾為俄國屬民，這些地方為中國所屬卡倫，俄國兵隊的作為，已超出情理之外，他也認為應請俄國總督撤出兵隊，並請張鴻疇率兵駐紮蘇滿塔什卡倫，預為防範。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悉此事後，即電告駐俄國公使許景澄向該國外交部提出抗議，要求俄國撤回兵隊。俄國外交部則稱俄國在帕米爾巡邊的兵隊已撤回至塔什干，並告知塔什干總督，以後不得派兵越境進入中國領土。¹⁰

但是俄國撤兵僅是暫時的，並未因清廷提出抗議而停下入侵帕米爾的腳步，因為當時英國派兵占領了坎巨提，英國政府並聲稱不會允許「一個強大的、與之競爭的國家（指俄國），在興都庫什山脈的北面山坡上建立一個立足點。」¹¹使得俄英兩國在興都庫什山及帕米爾地區勢力的競逐更為緊張。光緒十八年（1892），俄國政府在聖彼德堡陸續召開幾次會議討論帕米爾問題，俄國對英國勢力從印度向北發展甚為注意，外交大臣吉爾斯在會議中表示「要堅定不移的捍衛帕米爾地區的權利，儘管它荒無人煙是個荒涼山區，但它對俄國來說具有無可爭辯的意義。……英國人占據了這個邊區的某些地方，就會對我們費爾干省造成一種經常性的威脅。」¹²

9 （清）王樹枏，〈新疆國界圖志〉，卷五，頁 17-19。

10 《帕米爾資料匯編》，〈光緒十七年九月初四日總署發北電〉，頁 87；〈新疆國界圖志〉，卷五，頁 21。

11 G. J. Alde, *British India Northern Frontier, 1865-1895: A Study of Imperial Policy* (London: The Royal Commonwealth Society by Longmans, 1963), 244.

12 H. A. 哈爾芬著，〈中亞歸併於俄國〉，轉引自《帕米爾資料匯編》，頁 88-89。

吉爾斯的上述說法是有事實根據，十九世紀初期，俄、英兩國即在帕米爾地區相互競逐，英國掌控印度後欲往北推進，西藏、新疆等地都是其覬覦的地區，英國政府也派出探險隊進入帕米爾地區進行勘察工作。例如英國上尉約翰伍德（John Wood）在道光十八年（1838）時，即率隊進入薩雷庫里地區。在一八六〇至一八六八年間，英國印度總督又派員進入帕米爾南部地區進行地形測量。¹³ 同治年間，新疆回族動亂，清廷失去整個新疆南部及北疆部分地區，英國隨即表示支持回族的阿古柏，雙方互派使節，在政治及外交上給予支持，強化阿古柏對抗清廷的實力。英國的最終目的是想將包括帕米爾在內的新疆地區納入其勢力範圍。

而俄國勢力進入哈薩克地區後，即向大清國所屬巴爾喀什湖（Lake Balkash）以東以南地區擴張，隨後將該地區擅自劃入該國版圖，並將其勢力向特穆爾圖渾爾（Temurtu-nor 即現在的伊塞克湖 Lake Issyk-Kul）一帶推進。同治三年（1864）中俄「塔城界約」簽訂，俄國侵占中國西北地區近四十四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俄國在同治四年（1865）及同治七年（1868）分別併吞浩罕與布哈拉，再向南進展。英國對俄國在中亞極速擴張甚為注意，英國亦不希望俄國勢力越過興都庫什山進入印度、西藏等地，即與俄國商議，為避免雙方在中亞地區發生衝突，擬建力一個緩衝的中間地帶。但雙方在帕米爾地區問題上並未獲得具體協議，在此地區的勢力競逐，並未減緩。¹⁴

光緒十八年三月，俄國召開特別會議，討論派出部隊前往帕米爾，以及關於清廷、英國政府間勘分帕米爾界線等問題。俄國認為清廷的部隊至今仍占領庫里、阿爾楚爾、雅希里庫爾（伊西洱庫里）、阿克塔什及其他地方，並且在邊區一些據點修築工事，這些事情對俄國造成威脅。針對上述情況，會議決定加派軍隊至帕米爾地區。

為阻止英國勢力進入帕米爾，將清廷軍隊逐出帕米爾，並要求與清廷勘定邊界，藉機占領帕米爾土地，是俄國派兵入侵帕米爾的主要目的。對於與清廷進行勘界，俄國認為中俄之間的邊界應該從「烏仔別里山口起，沿薩雷闊勒嶺伸向穆士塔

13 G. J. Alde, *British India Northern Frontier, 1865-1895: A Study of Imperial Policy*, 110.

14 有關俄、英兩國在帕米爾地區的競逐過程，可參閱 G. J. Alde, *British India Northern Frontier, 1865-1895: A Study of Imperial Policy* 以及捷連季耶夫（М. А. Терентьев），《征服中亞史》，西北師範學院外語系譯（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1986），第三卷；呂一燃編，《中國近代邊界史·上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均有詳細的敘述，惟《中國近代邊界史》引用 *British India Northern Frontier, 1865-1895: A Study of Imperial Policy* 書裡內容相關敘述，已被作者改編，非原文直譯。

格山，因為這座山嶺不僅把喀什噶爾省的屬地與浩罕國分隔開來，而且把阿姆河流域與塔里木河盆地分隔開來。」¹⁵ 依據許景澄的〈光緒勘定西北邊界俄文譯漢圖〉所繪，穆士塔格山位於塞里河南方，西側為興都庫什山，若照俄國畫分邊界的意見，帕米爾八個區域，清廷將只得到位於薩雷闊勒嶺東側的塔克敦巴什帕米爾。

光緒十八年四月，俄國兵隊接到上級指示前往阿賴山谷、喀拉庫里周圍地區以及烏仔別里的邊界線一帶地區。俄國政府也要求兵隊在鄰接穆爾加布河、郎庫里和庫達拉這一地區，盡力設法通過和平手段把清廷的卡倫駐兵和阿富汗的兵隊趕出邊區，而且要讓清廷駐兵離開郎庫里地區。¹⁶ 俄國兵隊偵察到清軍在阿克塔什修築工事，隨即派遣軍隊前往，清軍見俄國兵隊前來即撤離該地，所築工事即被俄國拆毀。俄國並派遣一千八百人的軍隊前進朗庫里，並向蘇滿塔什進軍。俄國先後在六爾阿烏、郎庫里、阿克塔什等地方設卡駐軍。俄國此次派出兵隊以軍事上的優勢，將其勢力向東推進至薩雷闊勒嶺，向南至瓦罕一帶。而清廷除了塔克敦巴什以外，大部分原屬於中國的帕米爾領土，均被俄國占據。

俄國外交部命該國駐京公使轉告清廷稱，清廷駐喀什噶爾官員擬派兵隊前往帕米爾，並要在阿爾楚爾附近伊西洱庫爾之蘇滿塔什建築堡壘，俄國認為帕米爾並非中國之地，清廷若派兵前往，必定會發生糾葛、引起紛爭。所以俄國要清廷命令喀什噶爾官員停止前往帕米爾的行動。

清廷則回覆稱阿爾楚爾、伊西洱庫里均在烏仔別里南方，乾隆時期平定回疆之亂，在伊西洱庫爾地方設有御製紀功碑，所以喀什噶爾官員派兵前往，並無侵越之意。至於蘇滿卡倫一帶，原擬派兵前往駐紮，現為與俄國敦睦交誼，所以暫不派兵前去。¹⁷ 所以清廷對派兵前往帕米爾蘇滿卡倫一事，因恐引起中、俄間的糾紛，所以採取較為保守的態度。

綜合上述，俄國派兵進入帕米爾地區，除了要阻止英國的勢力從印度北上擴展至中亞及新疆地區外，另外帕米爾也是俄國擬由中亞進入南亞的重要通道，所以俄國決意派兵進占帕米爾，再藉由與清廷劃分邊界，取得帕米爾地區。

15 伊斯坎達羅夫，《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東布哈拉和帕米爾》，轉引自《帕米爾資料匯編》，頁 90。

16 伊斯坎達羅夫，《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東布哈拉和帕米爾》，轉引自《帕米爾資料匯編》，頁 95-96。

17 《帕米爾資料匯編》，〈總理衙門致俄駐京使臣照會〉，頁 101。

三、清廷對俄國入侵的反應：洪鈞所繪帕米爾地圖爭議

有關帕米爾地理形勢，當時的清廷其實不太注意，直到俄國派兵隊進入該地區，並要求與清廷會勘邊界，造成緊張的局勢，清廷才開始對帕米爾地區進行瞭解。對於清廷因俄國要求，而作出不派兵進駐蘇滿卡倫的決定，當時新疆巡撫陶模（1835-1902）發出電文稱：

查中俄分界至烏仔別里止，阿里楚爾河、雅什庫里爾均在烏仔別里南，雅什庫里爾即為新疆識略所載伊西洱庫爾，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回部，立碑迤北十里蘇滿地方，斷無將中國碑文立在界外之理。該處一帶設黑孜吉牙克卡，六爾阿烏、巴什滾伯孜卡、圖斯庫爾卡、雅爾特拱拜卡、阿克素睦爾瓦卡、塔敦巴什卡、唯蘇滿卡為光緒十五年新設。均有巡兵駐守。現遵照命令將擬派去之兵隊撤回，舊設之兵仍照舊守卡。¹⁸

由上述電文可知，陶模認為蘇滿塔什當地設有紀功碑，既立碑於此地，表示當地應屬中國，陶模也說乾隆皇帝不會將紀功碑設置於界外之地，而且在蘇滿塔什一帶設有卡倫多處，而且從光緒十五年設卡以來，均有派兵巡守，所以當地為中國領土應無疑義。這是光緒時期，有清廷官員對帕米爾地區稍作描述，並認定帕米爾之伊西洱庫爾為中國領土的檔案記載。

另外，慶親王奕劻（1840-1918）在〈奏為新疆西南邊外情形摺〉裡提到：

帕米爾地名載籍無徵，惟一見於乾隆間欽定西域圖志。證以西國輿圖，帕米爾地南北斜互，皆蔥嶺中間之地，其西有阿爾楚爾河，伊西洱庫爾淖爾。乾隆二十四年平定新疆南路，窮追回首至伊西洱庫爾淖爾。高宗純皇帝御製碑文勒銘淖爾，……恭案文曰伊西洱庫爾淖爾。¹⁹

奕劻稱《西域圖志》將帕米爾指為喀什噶爾西邊的境外之地，而道光年間的《欽定新疆識略》則未提到帕米爾。光緒年間新疆收復後，劉錦棠（1844-1894）在帕米爾增設七處卡倫，光緒十五年在伊西洱庫爾淖爾北邊十里處增設蘇滿卡倫，此卡距喀什噶爾六百里，僅由布魯特族人駐守。²⁰ 如奕劻所說，當時清廷對帕米爾認識，

18 《帕米爾資料匯編》，〈光緒十八年三月十六日總署收甘肅沈藩司電〉，頁 102。

19 （清）奕劻等奏，《光緒朝月摺檔》，〈奏為新疆西南邊外情形摺〉，中冊，頁 237，光緒十八年七月。

20 （清）奕劻等奏，《光緒朝月摺檔》，〈奏為新疆西南邊外情形摺〉，中冊，頁 238，光緒十八年七月。

是從乾隆時期的《西域圖志》上的記載得來，《西域圖志》將帕米爾指為境外之地，《欽定新疆識略》則未提及帕米爾。可知當時的清廷沒有較新的帕米爾地區資料可供參考。

在另外一份檔案裡，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依據光緒十年沙克都林扎布（1842-1897）所簽《喀什噶爾西北界約》規定，中俄國界線劃至烏仔別里山口止，俄國界線轉向西南，中國界線一直往南，所有界線以西及順該處河流之西歸俄國所屬，其界線以東及順河流該處之東地方則歸中國。但當時兩國從烏仔別里以南的邊界線均未辦理勘定，亦找不到有記載邊界線外情形的地圖，所以清廷對該地區是「莫知底蘊」。²¹ 由此段奏摺所述，更可證明當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對於烏仔別里以南的帕米爾地區情況完全不熟悉，亦無地圖資料可供參考。

在此奏摺後段提到，一直到洪鈞擔任駐俄國大臣，任職期間參考俄、英等國所繪地圖相關資料，繪成〈中俄交界全圖〉之分圖〈帕米爾地圖〉，洪鈞並將此地圖寄回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奕劻閱覽後才知道烏仔別里以南之地，即為帕米爾地區，奕劻說中俄兩國邊界線應介乎其間。

由此可知，當時清廷主管外交事務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對帕米爾地區地理環境，以及中俄在此區域的邊界線應如何劃分等問題，認識是很模糊的。對於俄國要求與清廷議界一事，奕劻稱按照洪鈞所繪地圖內容，「南北經度斜線自烏仔別里一直往南，尚可得帕米爾之少半，較乾隆、道光年間舊界已稍展拓。」²²

從奕劻所述即可知道，清廷對帕米爾的地理形勢有較清楚的概念，是從洪鈞的〈中俄交界全圖〉之分圖〈帕米爾地圖〉得來。而此圖是洪鈞參考俄、英等國的地圖摹繪而成，由此可知俄國在未與清廷商議帕米爾界務之前，早已將帕米爾的山川地理形勢，調查、測繪製圖甚為詳細。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將洪鈞的地圖作為與俄國談判帕米爾劃界的重要參考依據時，但部分清廷官員卻對洪鈞的地圖有意見，並提出質疑緒十八年四月，新疆巡撫陶模發出電文給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陶模在電文中提到：

帕米爾中國止一處，洪星使摩畫俄圖，將附近黑孜吉牙克卡之郎庫里、坎巨提交界之塔敦巴什，均以帕米爾三字冠首，繪在中國界外。或俄人欲將

21 《光緒朝月摺檔》，〈總署奏片〉，中冊，頁 243-244，光緒十八年七月。

22 《光緒朝月摺檔》，〈總署奏片〉，中冊，頁 244-245，光緒十八年七月。

帕米爾名稱冒占中國地段亦未可知。至蘇滿卡設在雅什里帕米爾，現在有御碑為屬中確證，若將帕境作為甌脫，須從雅什里庫爾湖以西議起，庶不失舊界。²³

此電文所提「洪星使摩畫俄圖」，即是指洪鈞所繪的〈中俄交界全圖〉之分圖〈帕米爾地圖〉，另電文提到朗庫里、塔敦巴什、雅什里帕米爾等三區域，在洪鈞的地圖裡是繪在邊界黃線的左側，即在中國界線之外，不屬於中國土地。依據〈中俄交界全圖〉之「圖例」所述（圖例置於第二十一張）：國界是用紅線與黃線相間顯示。但洪鈞所繪此道黃線，被陶模認為是中俄的國界線，所以不僅陶模對洪鈞的地圖有意見，其他大臣也紛紛質疑洪鈞錯引俄國的地圖資料，讓俄國有所藉口而肆意占領中國所屬的帕米爾地區。

例如四川道監察御史余聯沅（？-1901），他稱帕米爾遭英、俄兩國染指，並使中國坐失兩千餘里土地，都是洪鈞誤繪地圖所致。余聯沅列舉洪鈞的十大罪狀，此奏摺篇幅甚長，整理簡述如下：

余聯沅說俄國包藏禍心，已非一日，洪鈞為出使大員，豈可諉為不知，「冒昧刊圖，貽誤國是，其罪一也。」縱使俄國地圖無誤，亦應詳察，洪鈞卻遽然刊印，讓俄國「按圖以索，授人以柄，其罪二也。」中國早在當地設卡駐兵，帕米爾為中外之鎖鑰，但洪鈞「主謀撤退，使中國藩籬一旦盡失，其罪三也。」蘇滿卡倫有乾隆皇帝御碑，為中國擁有該地之明徵，但洪鈞卻說「御碑不足據，蔑祖宗之成憲，便一己之私圖，其罪四也。」洪鈞若能知錯自行檢討力圖補救，尚可補其過，但他卻「強詞奪理，以為不誤，文過飾非，居心難問，其罪五也。」國家大事本宜和衷共濟，但洪鈞卻「獨斷獨行，堅僻自是，其罪六也。」洪均以為英俄兩國交惡，中國可坐收其利，卻不知帕米爾為中國素有之地，現中國兵隊已撤，英俄兩國誰勝，則該地屬於勝者，對中國有何利益，洪鈞「自詡為乘釁觀變，大言不慚，其罪七也。」祖宗之地不可與人，但洪鈞「刊圖肇禍竟失地兩千餘里，猶敢公言此地非中國之地，雖拱手與俄而不惜，其罪八也。」左宗棠收復新疆，據險而守，外夷無從窺伺，皆賴在此地區特設八處卡倫。現在「無端棄而不有，使俄兵直入內地，而邊陲不能安枕，其罪九也。」洪鈞「顛預剛愎，棄險辱國，貽後來不窮之悔，其罪十

23 《帕米爾資料匯編》，〈光緒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總署收甘肅沈藩司轉新疆巡撫電〉，頁102。

也。」²⁴

從余聯沅列舉洪鈞十大罪狀的內容來看，最主要的是他認為洪鈞不應錯引俄、英等國的地圖資料，當作他繪製帕米爾地圖的主要內容，而讓俄國在與清廷談判時，可以此圖作為藉口，讓清廷無法辯駁頓失依據。余聯沅稱洪鈞不承認他所繪地圖有任何錯誤，而強詞奪理，文過飾非的態度，讓余聯沅更為氣憤，所以他說洪鈞是「顛預剛愎，棄險辱國。」余聯沅建議派遣使臣赴英、俄兩國，對帕米爾領土據理力爭。余聯沅嚴批洪鈞「以一圖輕忽而失險要」，所犯嚴重錯誤。²⁵

大理寺少卿延茂（？-1900）也上奏稱，乾隆皇帝平定準噶爾及回部後，曾派官員前往測繪輿圖，乾隆二十四年（1759）在伊西（洱）庫爾湖邊設立御製紀功碑，此湖在帕米爾境內迤西六百里，而帕米爾又在喀什噶爾境內迤西千里之間。左宗棠收復新疆後，劉錦棠又在此地區設立蘇滿等八卡倫，以護衛帕米爾之地。

延茂指洪鈞奉派出使俄國期間，將所繪中俄界圖攜回，新疆巡撫陶模認為此圖疑問甚多，例如將蘇滿等八卡倫皆繪於中國邊界線外。而洪鈞為何不知俄國繪圖實有預謀，仍照譯成漢文攜回，並分寄給沿邊各督撫。延茂認為，「俄人是以此圖給洪鈞，而洪鈞又以此圖誤邊事也。」²⁶

延茂說現在俄國要求中國撤兵撤卡，英國則唆使阿富汗兵侵擾蘇滿卡倫，雖現在因大雪封山兵隊均已撤出，但明年春融後勢必又來侵占。現俄國以洪鈞所繪地圖為依據欲爭奪帕米爾，若中國將該地讓予俄國，那乾隆御製紀功碑又將置於何地。由此可知俄國處心積慮，久蓄陰謀，由洪鈞的地圖繪製即可概見。因此地圖以俄國為中線，中俄分界西起新疆東至琿春計二萬餘里，延茂認為俄國「繪圖之謀，誠恐有不止於帕地一隅，其餘各界更難保無預為侵占地步」，為杜絕俄國陰謀，延茂建請朝廷將洪鈞所繪之圖即行銷毀。延茂指責洪鈞的理由與余聯沅一樣，均認為洪鈞不瞭解俄國的陰謀，而引用俄國地圖資料譯成漢文，並將地圖分送沿邊各督撫，此舉甚為不妥。所以建請朝廷將洪鈞的地圖收回銷毀。

延茂在另一奏摺亦指稱洪鈞知道所繪有關帕米爾地圖錯誤，唯恐遭人指摘，即

24 《光緒朝月摺檔》，〈奏為使臣誤國狡夷藉端思逞亟欲豫籌嚴防以固屏藩摺〉，下冊，頁 339-344，光緒十八年七月。

25 《光緒朝月摺檔》，〈奏為使臣誤國狡夷藉端思逞亟欲豫籌嚴防以固屏藩摺〉，下冊，頁 339-344，光緒十八年七月。

26 《光緒朝月摺檔》，〈奏為新疆邊事辦理掣肘實由繪圖錯誤應請飭查以杜後患摺〉，上冊，頁 125-130，光緒十八年九月。

將陝甘總督楊昌濬寄來蘇滿卡倫地圖及薛福成所譯帕米爾地圖，「皆攫取存堂，預為銷匿」，他請朝廷查明議處。²⁷ 延茂也舉出三本檔案均記載乾隆皇帝平定大小和卓後，在伊西洱湖設立紀功碑的事蹟。第一：王先謙編輯的《九朝東華錄》，延茂稱在此書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檔案裡，即將伊西庫洱湖「錄作葉什勒庫勒諾爾並恭錄御製碑文於上。」第二：《欽定新疆識略》卷首第四十四頁，作伊西洱庫爾淖爾，亦錄御製碑文於上。第三：胡林翼所刊《皇朝一統輿圖》中卷，作伊什爾庫爾。延茂指出洪鈞所譯之俄國地圖，「係屬散頁，以金木水火土五字分記，其火字七號作雅什里庫里湖……此湖應是建立御碑之地。」²⁸ 而洪鈞將此湖劃在中國界外。綜合上述，延茂引用相關檔案的記載，證明洪鈞地圖的錯誤，而洪鈞被俄國欺騙竟毫無知覺，所以朝廷應查明議處。

對於延茂認為洪鈞繪圖錯誤導致新疆邊事紛擾，並建請朝廷懲處一事，以慶親王奕劻為首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上奏稱，依據《大清會典》及《西域圖誌》所載喀什噶爾圖，最西至伊西洱庫爾，最東邊則為帕米爾，但兩書均「未詳其為地名抑為部落，無可稽考，當平定回疆時，聲威所至，無遠勿（弗）屆，其實鄰國接壤，凡邊外種族皆在要荒之列。」²⁹ 另外，道光時期的《欽定新疆識略》也沒有記載帕米爾及伊西洱庫爾地名，應是當時認為帕米爾地處遐荒，所以略而不載。

此奏摺又稱光緒九年（應是十年）所訂的《喀什噶爾西北界約》，內載中俄兩國界線至烏仔別里山口，俄國界線轉向西南，中國界線一直往南，此即俄國欲分帕米爾之根源。而清廷在帕米爾所設卡倫，劉錦棠共設七處，而蘇滿卡倫是在光緒十五年由魏光燾設立，即在伊西洱庫里北邊。俄國稱清廷不應在該處設卡駐守，因當地不屬於中國，俄國要求清廷將所設卡倫全部撤除。

奕劻說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曾要求俄國軍隊撤出，並稱蘇滿卡倫一帶為中國屬地，所以也回絕俄國撤卡之要求。奕劻並請許景澄與俄國外交部交涉，俄國隨即將兵隊撤出。奕劻稱延茂上奏說邊事紛擾是因洪鈞所繪中俄界圖內容錯誤所致，奕劻亦替洪鈞辯駁稱：

洪鈞就俄國繪之圖譯成漢字，原以備考核，非以為証據。且俄國原圖東起

27 《光緒朝月摺檔》，〈奏為新疆邊事辦理掣肘實由繪圖錯誤應請飭查以杜後患摺〉，上冊，頁131-133，光緒十八年九月。

28 《光緒朝月摺檔》，〈延茂奏片〉，上冊，頁133-136，光緒十八年九月。

29（清）奕劻等奏，《光緒朝月摺檔》，〈奏為查明辦理摺〉，下冊，頁1-7，光緒十八年九月。

朝鮮日本西至英法各國，篇幅甚鉅，並非專為中俄接壤而設，所譯之圖特其一區，藉以考訂地名方向略知梗概。即薛福成寄來英圖，其於中俄地形大致亦與俄圖相仿。³⁰

奕劻也說他請新疆巡撫等大員詳查邊外疆域情形並詳細繪圖，做為考證之用，不能以俄國所繪地圖為憑，所以不應以邊事棘手即歸咎於洪鈞。奕劻認為邊外疆域必須確實查勘繪圖，應將從前劃界及現在所設卡倫地方，道里之遠近一一分明查核，他已請陶模等人妥速辦理。

對於延茂上奏稱洪鈞自知所繪地圖有錯，惟恐遭他人指謫，因而故意攫取楊昌濬、薛福成（1838-1894）等人寄來有關帕米爾的地圖，並將地圖銷匿一事並非事實。奕劻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所存重要的地圖，非承辦章京不能隨便取閱，程序非常慎密，楊昌濬、薛福成所寄來的地圖他都看過，所以洪鈞並無攫取銷匿地圖之事。

另一位對洪鈞地圖有意見的是詹事府右庶子準良（？-1908），他上奏稱帕米爾圖說紛紜，宜求精確，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商議訂正。對於準良上奏帕米爾地圖不精確一事，奕劻亦上奏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所藏有關帕米爾地圖均過於簡略，後來收到許景澄搜集英、法、俄、德等國所繪十餘種帕米爾地圖，並詳加考訂後繪製的地圖，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對照後，證明準良所奏內容與帕米爾地勢與邊情實際情形差異甚大。

奕劻說準良在奏摺裡提到，喀什噶爾段邊界是以烏仔別里西口為界，而伊西洱庫爾是在中國之界內，而洪鈞地圖所繪，則以烏仔別里東口為界，伊西洱庫里則劃在界外，所以準良說洪鈞所繪地圖不精確。奕劻則稱準良所奏內容是以訛傳訛，烏仔別里有東西兩口之說，是前所未聞之事。他以當時奉派勘界沙克都林扎布所繪的地圖與俄國所繪地圖對照，兩圖對烏仔別里山口的描繪均相符合，只有東口並無西口。

奕劻在此奏摺駁斥準良的說法，他並說：「與地之學未易輕談，荒遠之區尤多失考，量天測地西國所長，不能不取，……彼族畫界分疆今時所亟，故不敢不辯正

30（清）奕劻等奏，《光緒朝月摺檔》，〈奏為查明辦理摺〉，下冊，頁1-7，光緒十八年九月。

訛言，考察地勢非圖不明。」³¹ 奕劻此段話即在說明，帕米爾地區地處偏遠，當時清廷無法明確查勘當地形勢，所以必須參考西方國家所繪地圖，才能準確對照查證，即是要以圖為證，不是像準良以訛傳訛，造成誤解。

在另一份奏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提到蘇滿卡倫設於蘇滿塔什地方，即在伊西洱庫爾里北邊，光緒十五年新疆巡撫魏光燾奏稱他派兵隊巡查內外卡倫，抵達蘇滿塔什，發現有一個紀功碑，隨即在此地設卡，並派人駐守。光緒十七年魏光燾上奏稱，他再派人尋找上述紀功碑，僅查獲三塊斷石，考據碑上文字，係乾隆皇帝御製的滿漢文碑，係當時平定大、小和卓後，在湖邊設置的紀功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稱：

統觀設卡覓碑情形，是葉什勒庫勒地方久已棄之度外，準良奏為收入版圖，並無確據，縱使無強鄰之盟約，可拓絕傲之方輿，乃考地已在烏仔別里以西，設卡復在光緒十年以後，中國歷與洋人交涉，穩立腳步，據理以爭，上不能盡如我意，若欲棄國家之大信，招彼族之衅端，……臣衙門實不敢冒昧從事。³²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認為蘇滿卡倫距喀什噶爾甚遠，轉運艱難，若俄國從烏仔別里山口進出，則可截斷中國軍隊歸路，所以該地方甚難防範俄國兵隊入侵。

從上述朝廷官員對洪鈞地圖提出批評，均認為洪鈞不察，錯誤引用外國地圖資料，地圖上所繪黃線（邊界線）將薩雷廓勒嶺西側所有土地劃歸俄國所有，此時正值中俄兩國談判帕米爾界務，俄國會以洪鈞的地圖為藉口，侵占原屬中國的帕米爾土地，依據洪鈞地圖所繪，將乾隆御製紀功碑所在地伊西洱庫爾地區劃入俄國境內，讓這些大臣覺得甚為荒謬，認為洪鈞此地圖讓清廷喪失帕米爾大片土地，是辱國、誤國。

對於朝廷諸多大臣對洪鈞地圖所提出的質疑與指控，如前文所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均提出辯解，認為不能將帕米爾地區邊情危機，都歸咎於洪鈞，甚至指控洪鈞將其他大臣送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帕米爾地圖銷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認為這些指控均是不實的，也沒有任何根據，這些大臣對帕米爾地理環境也不甚瞭解，以

31 《洪鈞傳包》，〈奏為覆陳帕米爾全地情形並進呈地圖摺〉，文獻編號：702002817；《清季外交史料》（臺北：文海出版社，1964），卷 87，頁 1-2。

32 《清季外交史料》，〈總署奏蔥嶺設防及蘇滿設卡有礙約章片〉，卷 87，頁 3；《洪鈞傳包》，文獻編號：702002817-7。

訛傳訛，洪鈞也認為他所繪的帕米爾地圖並無錯誤。但因洪鈞遭廷臣議論指責，後來清廷與俄國交涉帕米爾界務時，洪鈞所繪地圖就不再是重要的參考依據。洪鈞為何要在地圖上繪上那條黃線，他沒注意到畫上此一黃線，就將帕米爾大部分地區劃入俄國境內，會引來諸多議論嗎？費盡心力所繪地圖，竟招惹罵名。後來清廷派許景澄接替洪鈞擔任駐俄國公使，並與俄國交涉帕米爾問題，洪鈞返國後於光緒十九年（1893）去世。

四、清廷與俄國交涉帕米爾劃界：許景澄繪圖緣由

當時俄國政府要求清廷將帕米爾各卡倫駐兵全數撤出，雙方進行勘界，清廷隨後應允勘界，但是俄國兵隊仍南下抵達郎庫里，並向布倫庫里及薩雷闊勒嶺前進。清廷認為俄國已侵犯中國領地，俄國則辯稱是因為阿富汗兵進占蘇滿卡倫，所以派兵到郎庫里防範。但實際上兩地相距甚遠，俄國的說法是為侵占帕米爾土地找藉口。³³ 軍機處立即發電給許景澄，命他向俄國外交部提出交涉，要求俄兵退出郎庫里，軍機處稱若許景澄查明郎庫里不在中國界內，則許景澄與俄國交涉時，「只可以喀約《喀什噶爾西北界約》一直往南之說折之，凡徑線以東，概不允犯，若布倫庫里、薩雷闊勒、阿克塔什，皆在喀境內，如果侵越，即屬違約。」³⁴

由軍機處發給許景澄的電文，可知清廷當時對郎庫爾、布倫庫里、薩雷闊勒嶺、阿克塔什等地方的確切位置，是否在中國境內等問題，仍是不太清楚。

許景澄奉命向俄國外交部交涉，俄國外交部稱前往帕米爾之俄兵已調回，但俄國稱中國添派兵隊擬赴阿爾楚爾帕米爾的蘇滿塔什，俄國認為此地非中國所屬，所以請許景澄轉告清廷勿派兵前去該地。俄國外長吉爾斯向許景澄說，阿爾楚爾一帶與俄國費爾干省甚近，而離喀什噶爾甚遠，該地應屬俄國，所以中國不應派兵前去。許景澄說據他調查阿爾楚爾在洪鈞所繪製的地圖裡，稱作雅什里帕米爾，此地在什克南回部界內，亦是乾隆時期追擊回部首領霍集占至伊西洱庫里，並在此地設立紀功碑。

許景澄致函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稱：「該處本為中國界外，堂憲（指總理各國事

33 《帕米爾資料匯編》，〈軍機處發北洋大臣電〉，頁 103。

34 《帕米爾資料匯編》，〈軍機處發出使許大臣電〉，頁 103。

務衙門)以為我既不能勤兵於遠,祇可自居於局外,誠息事綏邊之計。」³⁵由許景澄此段話可知阿爾楚爾帕米爾(即雅什里帕米爾),該處雖有乾隆皇帝的御製紀功碑,但此地方在中國界外,要派兵前往甚為困難,而且容易和俄國發生糾紛。許景澄認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所稱「自居於局外,誠息事綏邊之計」的意見。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回覆表示,俄國要求撤出駐阿爾楚爾兵隊一事,清廷在喀什噶爾沿邊一帶設黑孜吉牙克及蘇滿塔什等八卡均有巡兵駐守,原擬增添兵力加強駐防,現也已撤回。而依據清廷駐喀什噶爾官員調查,蘇滿塔什卡倫即建立御碑所在,所以斷無將中國碑文立在中國界外之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認為蘇滿塔什卡倫即設在雅什里帕米爾,現有御碑存在,即為屬於中國之明證。回覆信函提到「若將帕境作為甌脫,須從雅什庫里以西議起,庶不失為舊界。」從此段話可知,當時清廷的構想是若與俄國議界,應從伊西洱庫爾以西議起,而此湖以東地方歸屬清廷。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又稱:

據查欽定西域圖誌明載阿爾楚爾伊西庫洱淖爾為西境外屬地,至巴達克山博洛爾等部,中俄界圖將附近黑孜吉牙克卡之郎庫里、坎巨提交界之塔墩(敦)巴什均以帕米爾三字冠首,繪在中國界外,或俄人欲將帕米爾名稱冒占中國地段,亦未可知。又查西域圖志內有為喀什噶爾屬地一圖載有帕米爾,實在阿爾楚爾伊西洱淖爾之東。可見並非俄人有意為此。³⁶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將摹繪的〈中俄界圖〉及〈喀什噶爾屬地一圖〉寄給許景澄參考,並命他在與俄國交涉時,將阿爾楚爾、伊西庫洱庫里等地,「可稱為屬地而不可謂界內。」屆時「此地應屬何國,總要勘議,方是持論,亦尚近情,設或甌脫之計不成,而出於會勘,圖志具在,爭為中屬,不患無憑。」³⁷

從上述許景澄「致總理衙門函」及該衙門的回覆文可知,對於乾隆皇帝設立碑文所在地的伊西洱庫里(即雅什里庫里),清廷已設定不將該地稱是在中國「界內」,而稱為中國的「屬地」。清廷認為〈中俄界圖〉將郎庫里、塔敦巴什等地均劃在中國界外,此〈中俄界圖〉是指俄國所繪的地圖,還是洪鈞的地圖,不甚清楚。但俄國認為這些地方依據地圖均在中國的界外,所以清廷認為不要陷入「界內」、

35 (清)許景澄,《許文肅公遺稿》,〈致總理衙門總辦函〉、〈問答節略〉,卷7,函牘3,頁3-5。

36 (清)許景澄,《許文肅公遺稿》,〈附總理衙門總辦來函〉,卷7,函牘3,頁8-9。

37 (清)許景澄,《許文肅公遺稿》,〈附總理衙門總辦來函〉,卷7,函牘3,頁8-9。

「界外」之爭，而應稱該地區為中國屬地，再與俄國勘分地界。

許景澄與俄國外交部副大臣基斯會商，俄國要求清廷須將所有卡倫全數裁撤後再來議界，許景澄則說清廷所設卡倫已存在多年，怎可在地未勘明之前即行裁撤，雙方會談並無結果。在許景澄給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信函中又提到地圖問題：

蘇滿塔什應作為撒馬塔什，在喀喇蘇河、阿里（爾）楚爾河二源之間，界圖漏此四字，但寫山口二字。他查核俄文與圖，發現兩河之間，做山形記，不標地名，似界圖並未漏譯。他以為蘇滿地方即在雅什里庫里湖北界。與新疆撫院電稱在伊西洱庫爾北十里相符，似無疑義，而蘇滿不在河源以東。³⁸

許景澄在此信函所說的「界圖」，是指洪鈞所繪的〈中俄交界全圖〉之分圖〈帕米爾地圖〉，喀喇蘇河在雅什里庫里東邊，在「尼赤克達拉」等字的下方，應是阿克蘇河的支流，而阿爾（里）楚爾河在喀喇蘇河西邊，在兩河之間繪有山口兩字以「×」標記，如許景澄所述，圖上未寫蘇滿塔什四字。許景澄又查閱俄國地圖，發現俄國地圖在此兩河之間有「□」的山形記號，但沒有標示地名。許景澄說經他考證後，他以為蘇滿塔什不在雅什里庫里湖東邊，而是在該湖的北邊。所以在他的〈光緒勘定西北邊界俄文譯漢圖〉裡，即在伊西洱庫里（即雅什里庫里）北邊有蘇滿塔什的文字標記。

許景澄又稱他收到《欽定西域圖志》等資料，經查明阿爾楚爾及雅什里庫里兩地，「即當稱為屬地，不言界內，以符掌故。」許景澄也稱依據英國書籍所載「卜希路拏與阿富汗分界一條，卜希路拏即布哈爾（拉），為俄人保護之國，以帕米爾名河，洋人圖說均無是稱，阿、布二國經俄、英議定以阿母河為界，是帕米爾河即為阿母河無疑。」³⁹ 俄、英兩國亦議定將巴達克山、瓦罕等部劃為阿富汗所屬，而英國亦擬將什克南、羅善二部歸屬阿富汗，但俄國未允，其地即在伊西洱庫里（雅什里庫里）一帶。

洪鈞的地圖在雅什里帕米爾的北邊及南邊有魯（羅）善與舒格南（即什克南）的文字標記，而許景澄的地圖則將此兩部標記在伊西洱庫里的西側。許景澄向總理

38（清）許景澄，《許文肅公遺稿》，〈致總理衙門總辦函〉，卷7，函牘3，頁12-13，光緒十八年五月。

39（清）許景澄，《許文肅公遺稿》，〈致總理衙門總辦函〉，卷7，函牘3，頁14-15，光緒十八年五月。

各國事務衙門報告，帕米爾問題牽涉俄、英、阿等國，他認為目前辦法是「嚴扼邊界，以杜侵軼，堅持帕界未定之說，催其退兵，盡其在我，相持。」⁴⁰許景澄是根據當時的情況，認定帕米爾尚未定界，而與俄、英等國繼續商議，不動干戈，「相持」下去，是清廷當時能採取較好的交涉手段。

清廷派許景澄及駐法國參贊慶常（生卒年不詳）與俄國外交部交涉帕米爾界務，並請俄國撤兵。慶常先至英國與副外部大臣克雷（Clay）會談，克雷稱俄國不會允許中國所提自烏仔別里往南至維多利亞湖（即薩雷庫里）為界的議案。俄國擬拓展其勢力由該湖東南向印度逼近，此舉對英國不利，所以英國與俄國商議從薩雷庫里向東畫一直線至中國邊界，直線以南歸英國保護。

慶常則稱薩雷庫里湖以東與烏仔別里往南直線相聯，若俄國同意英國所提劃界方式，則是英國將中國所爭之地讓與俄國，這與英國關切中國的原意大相違背。克雷則說若俄國同意從薩雷庫里向東畫一直線為界的話，英國亦可將羅善與什克南兩部讓與俄國。慶常稱如此作法是將四分之三的帕米爾讓與俄國，這對中國是不公平的。⁴¹

克雷又稱帕米爾為荒寒之地，不值一錢，若非要防範俄兵越過興都庫什山，英國就不用「設兵勞費受累。」慶常則稱既是無用之地，為何以前英國要中國多占帕米爾地方。克雷稱因清廷駐新疆官員稱帕米爾為中國所屬，但英國並不認為帕米爾為中國土地。克雷並稱依據現勢，清廷要與俄國力爭甚為困難，不如趕緊了結，「據險要而固邊防」，若能爭得郎庫里與阿克塔什兩處要地，已屬萬幸。克雷認為俄國外長吉爾斯辦事公允，建議清廷應趁他還在任時，儘速商辦界務，否則機會一失，永無了期。⁴²慶常則稱若英方得到有關俄國方面的訊息，煩請轉告。

慶常與克雷晤談完畢後，將會談經過向許景澄說明，對於帕米爾界務問題談判面臨艱困的局勢，許景澄稱：

帕事歸宿以分界為要，然俄人蓄謀深狡，是否願商既不可知，而再我如何畫分，應請先由疆臣相度地勢，參考舊制指定山川名稱，通盤籌定，乃可

40（清）許景澄，《許文肅公遺稿》，〈致總理衙門總辦函〉，卷7，函牘3，頁16-17，光緒十八年閏六月。

41（清）許景澄，《許文肅公遺稿》，〈致總理衙門總辦函〉，卷7，函牘3，頁19，光緒十八年七月。

42（清）許景澄，《許文肅公遺稿》，〈致總理衙門總辦函〉，卷7，函牘3，頁20，光緒十八年七月。

與之啟議，非一時驟及之。⁴³

由此段話可知，許景澄認為與俄國談判帕米爾界務，必須先作好的準備工作，是要先將帕米爾地區山川地勢調查清楚，再經過詳細策劃，才能開啟議界談判。亦即談判之前，先要將相關資料準備妥當作為依據。而有關帕米爾的地圖，更是不可或缺的資料。許景澄說他現正蒐集研究俄、英等國新出帕米爾地圖及洋人遊歷當地的書籍，準備摹印帕米爾專圖，大約兩個月可以完成。

如前文所述，由於洪鈞的地圖遭到朝廷幾位大臣的質疑與批判，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所提供有關帕米爾的地圖與資料，對帕米爾的描述均過於簡略，所以許景澄認為有必要繪製更精確的帕米爾地圖，所以他就參考歐洲國家有關帕米爾的資料，準備摹印最新的帕米爾地圖。

光緒十八年十月，許景澄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報告稱，他準備摹印的帕米爾地圖尚未完工，所以先將草圖一份（許稱此圖尚須套印山嶺，另繕字樣），以及敘例（應指帕米爾圖敘例）寄給總理各國事務衙門。⁴⁴

如前文所述，慶親王奕劻在〈奏為覆陳帕米爾全地情形並進呈地圖摺〉裡提到在光緒十八年十二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收到許景澄寄來的帕米爾地圖，對照許景澄致函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稱他寄出〈帕米爾草圖〉一份，可知奕劻收到的應該是許景澄所稱尚未完工的〈帕米爾草圖〉。很可惜的是許景澄所繪的此張〈帕米爾草圖〉已不復見，是否因後來戰亂遺失不得而知。所以許景澄是先完成〈帕米爾草圖〉，後來他將此帕米爾草圖部分，套印山嶺，繕寫字樣，並繪入於光緒二十年所印製的〈光緒勘定西北邊界俄文譯漢圖〉下圖部分。帕米爾草圖雖已不復見，但許景澄後來所繪〈光緒勘定西北邊界俄文譯漢圖〉下圖部分的帕米爾地區，因已套印山嶺，繕寫字樣，所以應比〈帕米爾草圖〉更為詳細。除了國立故宮博物院有典藏此份地圖外，外交部寄存於國立故宮博物院有關西北邊界的地圖，亦有此份地圖。

許景澄也說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寄來有關帕米爾的地圖他已詳閱，他認為地圖的交界之線必須經兩國勘定確認後才屬正確。若僅由單國自行擬議，或只是去帕米爾遊歷者，為便於查考而自行標示的虛線，許景澄認為這些均不能作為議界之據。

43（清）許景澄，《許文肅公遺稿》，〈致總理衙門總辦函〉，卷7，函牘3，頁22，光緒十八年八月。

44（清）許景澄，《許文肅公遺稿》，〈致總理衙門總辦函〉，卷7，函牘3，頁41-42，光緒十九年正月。

許景澄舉例如當時英、德、法等國所繪地圖，以及俄國所繪的〈土爾吉斯坦圖〉，經他查證這些地圖均繪有虛線，他說這虛線均是當時這些「與圖家通行標示的虛線」，不能以這些圖上的虛線作為議界憑據。⁴⁵如許景澄說，帕米爾地形全以山嶺脊脈為主，他新譯的地圖對於山脈縱橫的摹繪特別詳細。許景澄此段話也在表明他所繪的地圖應比俄、英等國的地圖更為精確。

光緒十九年（1893）二月二十八日，駐法參贊慶常赴奧地利與俄國外長吉爾斯會談，慶常稱有關帕米爾問題，兩國應「以守條約，重邦交，捨小利，顧大局為第一要義，兩國和好兩百娛年，邊界相連兩萬餘里，和則兩國同受其益，戰則彼此同受其害。」所以俄國不應因帕米爾此荒山不毛之地，而傷兩國友好關係。

吉爾斯則說「帕米爾向歸浩罕，浩罕既已歸俄，帕地自應與之俱歸。」慶常則回應稱從前中國官兵曾進入帕米爾，「平定巨寇，勒石紀功，至今猶存。」⁴⁶另外中國在帕米爾一直設有卡倫，而此地居民也受中國官員管轄，而貴國來此地游歷官員亦曾謂帕之東境歸中國管轄，這些都是證明帕米爾屬於中國的證據。

吉爾斯則說紀功碑只是古蹟，並非界碑，以前帕米爾並未有中國卡倫，是中國收復新疆後始設邊卡，但亦未深入帕米爾腹地，兩年前因中國受到英國慫恿，新疆官兵進到蘇滿地方，而被阿富汗兵隊驅逐，後來俄兵擊退阿富汗兵隊，此事中國太失計矣。而帕米爾屬於浩罕，俄國亦有證據。

如上述，清廷認為乾隆時期在蘇滿塔什設立平定大小和卓的紀功碑，所以該地方即為中國管轄。但吉爾斯卻認為該紀功碑只是屬於古蹟，亦非當時兩國所設的界碑，所以不能以此碑作為當地屬於清廷的證據。

慶常與吉爾斯對於如何劃界意見仍是歧異，慶常表示應以喀什噶爾界約為劃界依據，吉爾斯則稱若從烏仔別里直線往南至薩雷庫里為邊界線，則俄國喪失帕米爾近一半地區，無法應允。雙方對此點辯論甚久毫無交集。

許景澄將慶常與吉爾斯會談記錄呈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對於分界的問題，許景澄說：

就地勢論之，阿克拜塔爾河源當烏仔別里直南，由此循河而南，又東南循

45（清）許景澄，《許文肅公遺稿》，〈致總理衙門總辦函〉，卷7，函牘3，頁43，光緒十八年十月。

46（清）許景澄，《許文肅公遺稿》，〈附問答節略〉，卷8，函牘4，頁2-8，光緒十九年三月。

阿克蘇河至尼若塔什山口（此處再南即小帕米爾，似宜聽英俄相爭，若歸中國則替兩國作碰墊，恐後來必受其累），此一帶河東之地畫歸我有，則郎庫里山暨赫色勒牙克山口為中國所獨（以山為界，山口兩國所在以山外之河為界，則山界全屬中國）。於邊庭門戶愈臻完固，至河外之地山脈歧雜，地更窩遠無益邊防。⁴⁷

從〈光緒勘定西北邊界俄文譯漢圖〉所繪，對照許景澄所述，他建議邊界劃分應從烏仔別里往南，沿阿克拜塔爾河再往東南，順阿克蘇河至位於此河東側的尼若塔什，此線以東歸清廷，則含讓庫爾（郎庫里），但圖上未標赫色勒牙克山口，許景澄稱以此線河流為邊界，則薩雷廓勒嶺仍屬於清廷，但小帕米爾地區，因牽涉俄、英等國，暫不與爭。至於位於此線河流以西之地，如伊西洱庫里帕米爾等地方，許景澄認為這些地區過於遙遠，對清廷邊防無益。

光緒十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慶常再赴俄國外交部與吉爾斯會面商議，慶常請俄國能依照喀什噶爾界約規定，儘速將帕米爾分界問題解決，以維持中俄友好關係。吉爾斯藉口稱該國軍方在米爾地區勘察尚未完成，且該國皇帝現不在國內，所以無法開議。吉爾斯又說帕米爾東境為通印度要道，現中國擬將此地劃入所屬界內，俄國不能應允。而且帕米爾東境於中國毫無用處，中國邊防有薩雷闊勒大山天然界限，即足以自守，若出山麓之西，反無妥靠之界。慶常則稱中國無法同意以薩雷闊勒嶺為界。吉爾斯則說，清廷所提從烏仔別里南至薩雷庫里劃界之議，俄國萬難允許。所以請慶常將清廷「最著重及最注意之地」說明清楚，他才能想辦法解決。慶常回應稱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所擬界限最為公允，雙方會談仍無結果。⁴⁸

同年八月九日、八月十七日，慶常再與吉爾斯見面商議帕米爾界務，因俄國所擬以薩雷闊勒嶺為界的提議，清廷不能應允，而清廷所擬自烏仔別里至薩雷庫里為界的意見，俄國也不予答應。所以雙方無法達成協議。⁴⁹

清廷與俄國對帕米爾界務問題交涉過程冗長，從光緒十八年起開始談判至光緒二十年止，進行無數次會議，但雙方談判並無交集，陷入膠著的狀態。清廷劃分邊界的底線是：

47（清）許景澄，《許文肅公遺稿》，〈致總理衙門總辦函〉，卷8，函牘4，頁1，光緒十九年三月。

48（清）許景澄，《許文肅公遺稿》，〈附問答節略〉，卷8，函牘4，頁14-17，光緒十九年九月。

49（清）許景澄，《許文肅公遺稿》，〈附問答節略〉，卷8，函牘4，頁18-20，光緒十九年九月。

帕米爾東境之阿克塔什、郎庫里及阿克蘇河一帶地方應順烏仔別里迤南山梁，接郎庫里以西山梁以西至留庫茲塞轉西至阿克蘇河，自此沿河東岸至伊什提克河匯處，改沿烏勒于朱列奇吉克中間山梁往南至小帕山北。⁵⁰

清廷命令許景澄與慶常兩人，要向俄國聲明這是中國「最注重之地」。對照地圖所繪，清廷所提的分界線，與原先的烏仔別里往南至薩雷庫里東邊的界線有些差距。

但俄國方面認為帕米爾東境為俄國所有，該地方為俄國在中亞之要地，若捨棄此地，必受英國威脅。吉爾斯稱此地在蔥嶺之外，無關中國邊防。吉爾斯甚至藉口稱該國軍方以「俄若不進兵，英人聞而生心，不利於俄」為由，不允讓帕米爾東境。並稱有關分界之事，他已盡力為中國說情。⁵¹

慶常與吉爾斯多次商議，最終仍無結果，許景澄向清廷報告：

慶常調俄商辦界務，與嘎爾斯面晤數十次，議論至數月之久，斷斷與辯，幾於舌敝唇焦，無如事機不順，棘手多端，全帕形勢惟阿克蘇河以東一線之道，貫通南北，地較寬坦，利於行軍我不可棄，彼亦必爭。以論地勢既苦相危，又俄之武員無不以拓地據險，聳聽邀功。……雖嘎爾斯意主和商，而一人之持平不能勝眾。……俄外部既以國命飭知邊兵不進，備文知照，有此文件所訂較為切實，此則均賴慶常與嘎（吉爾斯）接洽善於剖導，藉資委曲調護之助，界議再行相機徐商。⁵²

慶常後來調往法國，行前他向吉爾斯辭別，吉爾斯說：「此次帕事實因地界職守主於兵部，外部權輕無從攏合，若將來中國欲於土地之外另有商辦，我必仍肯幫助。」⁵³許景澄則稱，本來慶常要與俄國商議在分界未完成前，兩國不得派兵進入帕米爾之事，但目前會談停頓，以後情事發展如何，甚難預料。

許景澄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回報與俄國交涉的經過後，慶親王奕劻即上奏報告帕米爾界務商議經過。他說據許景澄電文稱俄國外交部原擬以薩雷闊勒嶺為界，在

50 (清)許景澄，《許文肅公遺稿》，〈附錄參贊慶常與俄外部斯問答錄要〉，卷8，函牘4，頁30-31。

51 (清)許景澄，《許文肅公遺稿》，〈附錄參贊慶常與俄外部斯問答錄要〉，卷8，函牘4，頁34-35。

52 (清)許景澄，《許文肅公遺稿》，〈致總理衙門總辦函〉，卷8，函牘4，頁31，光緒二十年三月。

53 (清)許景澄，《許文肅公遺稿》，〈致總理衙門總辦函〉，卷8，函牘4，頁34-35，光緒二十年四月。

此山之西地方，俄國請中國指出應劃入中國所屬之地名，再由雙方商議定界。清廷認為分界應從

烏仔別里南行稍西，以阿克拜塔山口為界，再向南至卑來烏提山口，由卑來烏提南行至帕沙脫山口為界，再南至昔木甫克過阿克蘇河，順喀喇蘇河至尼赤塔什山口為界，由此山口再向東南至喀馬烏推克之西往南至薩雷庫里之東為界。⁵⁴

依據許景澄的地圖，上述分界線上所提到的卑來烏提山口、帕沙脫山口、喀馬烏推克等地名並未在圖上標出，昔木甫克（Hsim Fukka）位於阿克拜塔河西側，尼赤塔什（Nechi-tagh Pass）在昔木甫克南方，而阿克蘇河在喀喇蘇河的東側，奕劻稱從昔木甫克過阿克蘇河，順喀喇蘇河至尼赤塔什，可是地圖顯示，從昔木甫克至尼赤塔什，根本不需過阿克蘇河，再順喀喇蘇河到尼赤塔什。所以奕劻所稱的阿克蘇河，應不是圖上所標示的阿克蘇河，而是阿克蘇河下游穆爾格阿布河，過此河順喀喇蘇河，即可至尼赤塔什。

而此段邊界劃分的敘述，又與前述清廷堅持的邊界底線：從烏仔別里迤南山梁，接郎庫里以西山梁，至留庫茲塞轉西至阿克蘇河，自此沿河東岸至伊什提克河匯流處，改沿烏勒于朱列奇吉克中間山梁往南至小帕山北的邊界線不太一樣，可知清廷所擬的邊界線又有變化。

俄國外交部對清廷的提議遲不回應，經過數次會談均無結果，後來俄國擬議從烏仔別里向南順東南山梁折東沿郎庫北岸，又東南順山坳轉至派格士別山梁，其南仍劃薩雷廓山為界。俄國如此劃界即將郎庫里、阿克塔什大半地方占去，清廷無法允諾。清廷命許景澄向俄國交涉另籌公平分界辦法，但俄國外交部稱無法再退讓，並稱英國允將小帕米爾讓與俄國。

此時英國駐北京公使告訴奕劻，英、俄兩國曾商議，俄國自烏仔別里東南由阿克蘇河至阿克塔什，南至小帕米山嶺為界。奕劻認為若英、俄如此分界，則薩雷闊勒山以西地方根本無清廷可分得之地，所以他電告許景澄及薛福成與英、俄外交部交涉。英國稱可將小帕米爾讓予中國，而俄國稱帕米爾南界部分，英俄兩國擬自薩雷庫里至阿克塔什劃一分界線，而「中俄關涉乃東界，必須中國只出酌讓地名，方

54 《清季外交史料》，〈總署奏詳陳帕米爾界務現辦情形摺〉，卷 89，頁 5-6。

可再商。」清廷命許景澄向俄國提議將分界線：「由阿克拜塔河經沙展過阿克蘇河，由庫那克拜之西至喀馬烏推克，再由沙里塔什西面南通伊什提克河至小帕米爾山北，東屬中，西屬俄。」⁵⁵

由上述可知清廷所擬的分界線又從阿克拜塔河往南經沙展（在昔木甫克東側），庫那克拜在許景澄地圖亦未標示，而沙里塔什在沙展南方，沙里塔什南方即為伊什提克河，再往南即為小帕米爾，依據此線，薩雷庫爾地區已劃出界外。但俄國認為清廷所擬界線與前次所擬相差無多，所以不予應允。而英國雖稱允讓小帕米爾給清廷，但是需得到俄國的回覆，所以也無法立約。

許景澄與俄國外長吉爾斯交涉帕米爾界務未能達協議，吉爾斯又因病告假，所以雙方交涉暫告中止。

奕劻對此上奏稱：

中俄之界未定，俄亦未必答英，一時亦難商定，此籌辦帕米爾界務尚未能訂議之情形……俄人陽示遷就，陰圖侵占，實亦不可不慮，且此事自開議至今兩年有餘，防邊之兵已多勞費，若不量予通融，至開兵釁，以爭此荒遠不毛之地，誠恐鞭長莫及，諸多棘手，轉難結束。⁵⁶

奕劻認為帕米爾界務問題，不宜繼續拖延，所以他與許景澄商議未來因應之策，許景澄建議再改擬分界線：順烏仔別里以南山梁，再接郎庫里以西山梁，至留庫茲賽馬克拉札中間山梁，轉西至阿克蘇河，自此沿河至伊什提克河匯處，改沿烏勒干奇吉克中間小嶺，南至小帕山北為止。⁵⁷ 奕劻則請許景澄在無損邊防之下，再與俄國外交部交涉，妥籌議結。

五、清廷與俄國所擬分界線與〈帕米爾地區分界草圖〉

清廷在與俄國交涉帕米爾界務過程當中，所提出的數條邊界線是變動不一致的。如上段所述，筆者整理許景澄與俄國商議劃界過程當中，清廷所擬邊界線大約有下列幾條：

55 〈總署奏詳陳帕米爾界務現辦情形摺〉，《清季外交史料》，卷 89，頁 7。

56 〈總署奏詳陳帕米爾界務現辦情形摺〉，《清季外交史料》，卷 89，頁 7-8。

57 〈總署奏詳陳帕米爾界務現辦情形摺〉，《清季外交史料》，卷 89，頁 7。

- 1 從烏仔別里往南即薩雷庫里，依據《喀什噶爾西北界約》規定，兩國邊界劃至烏仔里山口，此山口以下，中國邊界線則一直往南，若根據許景澄地圖所繪，在烏仔別里旁有條經度線，沿此線一直往南即至薩雷庫里東邊。若依據此線，清廷可得大帕米爾大半土地，而郎庫里、小帕米爾均在界線內，亦歸清廷，但此界線俄國並不同意。
- 2 烏仔別里往南，沿阿克拜塔爾河再往東南，順阿克蘇河至位於此河東側的尼赤塔什。此界線為許景澄所提，以東劃歸清廷，依據此線在薩雷闊勒嶺西側的郎庫里歸屬清廷，大帕米爾已在邊界線外，但俄國仍不同意。
- 3 從烏仔別里以南山梁，接郎庫里以西山梁以西，至留庫茲塞轉西至阿克蘇河，自此沿河東岸至伊什提克河匯處，改沿烏勒于朱列奇吉克中間山梁往南至小帕山北。此界線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所提，與原先從烏仔別里往南至薩雷庫里東邊的邊界線不太相近，但此邊界線小帕米爾山北，而留庫茲塞、烏勒于朱列奇吉克未繪於圖中，此邊界線止於小帕米爾山北的那一個地方，不甚清楚，此界線俄國亦不同意。
- 4 從烏仔別里南行稍西，以阿克拜塔爾山口為界，再向南至卑來烏提山口，由卑來烏提南行至帕沙脫山口為界，再南至昔木甫克過阿克蘇河（穆爾格阿布河），順喀喇蘇河至尼赤塔什山口為界，由此山口再向東南至喀馬烏推克之西往南至薩雷庫里之東為界。此邊線和第三項又有變化，清廷所擬此界線又稍向西邊擴展一些，但俄國不同意。
- 5 由阿克拜塔爾河經沙展過阿克蘇河，由庫那克拜之西至喀馬烏推克，再由沙里塔什西面南通伊什提克河至小帕米爾山北。此界線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所擬，俄國仍不同意。
- 6 從烏仔別里以南山梁，再接郎庫里以西山梁，至留庫茲賽馬克拉札中間山梁，轉西至阿克蘇河，自此沿河至伊什提克河匯處，改沿烏勒干奇吉克中間小嶺，南至小帕山北為止。如前文所述，此條分界線是許景澄所擬，但俄國仍是不予應允。

清廷所擬六條分界線，其實差異不是很大，但最主要是清廷擬想保有薩雷闊勒嶺西側的土地，如郎庫里、小帕米爾及大帕米爾部分地區，清廷認為如此劃界才算是公允。但清廷所擬此六條分界線，均已將設有乾隆皇帝御製紀功碑的蘇滿塔什地方，以及薩雷茲帕米爾劃在界外。

許景澄曾稱依據他考證地圖，蘇滿塔什確實設有卡倫，但雅什里帕米爾距離喀什噶爾甚遠，非中國內地。雖當地有乾隆御製碑文，新疆督撫即藉稱此地為中國舊管之界，許景澄認為此說與「掌故不符」，而且現在俄國勢力之強，乾隆時期回部大小和卓的實力無法和俄國相比，清廷在此地設卡無益於邊防。⁵⁸

依據現實考量，許景澄認為不應與俄國再爭此地方，但這也代表許景澄同意俄國外長吉爾斯所說，紀功碑只是古蹟不是界碑的看法。此紀功碑在當時也已被俄國兵隊拆毀。

如前述，俄國對清廷所擬六條界線均表示反對，而俄國所擬的的界線，大致就是以薩雷闊勒嶺作為兩國邊界線，另有一界線就是從烏仔別里向南數里再順東南山梁折東沿郎庫湖北岸，又東南順山坳轉至派格士別山梁，往南仍以薩雷闊勒嶺為界。這條界線算是俄國對清廷較為讓步所擬的界線，但和以薩雷闊勒嶺作為邊界線比較，其實並無多大差別，但清廷亦不同意俄國所擬分界線。

外交部寄存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外交檔案之〈中英蘇阿帕米爾區域界務問題〉檔冊，⁵⁹因為在民國三十五年（1936），前蘇聯與阿富汗簽訂《阿蘇邊界協定》，此協定涉及中華民國帕米爾領土問題，所以當時外交部有關人員編成〈帕米爾地區我國劃界問題探討〉文章，並附一張有關清廷與俄國交涉帕米爾分界線所繪的地圖，此篇文章及地圖均錄於該檔冊。這張名為〈帕米爾分界草圖〉（圖7）是用鉛筆繪圖，將帕米爾八個區域以及山脈、河流、湖泊、城市均標示甚為清楚。此圖最左側繪有一條以「→→→」顯現的藍色分界線，此線由北方後阿賴嶺先向西再往南，此條邊界線標示為當時中俄舊界，此線右側包函整個帕米爾，均屬於中國領土，在阿爾楚爾河上之雅什里庫里湖北邊，亦註記蘇滿卡倫。另一條紅線，從圖北方往下至烏仔別里山口止，此條分界線即是依據《喀什噶爾西北界約》所繪的邊界線。在〈帕米爾分界草圖〉所繪四條紅色虛線南方，還有一條黑色邊界線，由薩雷庫里湖往東至薩雷闊勒嶺，這條邊界線是俄國與英國私下議訂的分界線，清廷後來得知後，並未予承認。

在〈帕米爾分界草圖〉中還有六條分界線，即是清廷派許景澄等人與俄國商議如何劃分邊界，雙方所擬的分界線，其中俄國方面所擬分界線有兩條：

58（清）許景澄，《許文肅公遺稿》，〈致總理衙門總辦函〉，卷7，函牘3，頁1，光緒十八年正月。

59《外交部檔案》，〈中英蘇阿帕米爾區域界務問題〉，檔號：112.923/0001。

- 1 圖上右側用藍色線並用黑點註記的邊界線，即是俄國原來所擬的界線，此線即從烏仔別里山口往東以薩雷闊勒嶺為界。後來俄國所繪地圖即以此線為國界線。
- 2 在上述分界線左側用黑色虛線所繪分界線，從烏仔別里往南再向東南沿郎庫里湖北岸，又向東南至派格士別向山梁，往南仍以薩雷闊勒嶺為界，若依此線劃分國界，清廷僅分到郎庫里湖北邊的土地。

如前述，俄國所擬在圖上顯示的這兩條分界線，清廷以失地太多為由拒絕。在此圖中，清廷所擬的分界線有四條，以紅色虛線及數字表示：

- 1 圖上最左側紅色虛線（標示 1），即清廷擬依據《喀什噶爾西北界約》，兩國邊界從烏仔里山口，邊界虛線則一直往南，依據此地圖所繪，在烏仔別里旁，繪有一條經度線，邊界虛線沿此經度線一直往南即至薩雷庫里湖東邊（此條分界線即如筆者整理六條分界線的第一條）。
- 2 邊界紅色虛線從烏仔別里向南稍西，至阿克拜塔爾山口，再向南至卑來烏提山口，再由卑來烏提南至帕沙脫山口，再南至昔木甫克過阿克蘇河（穆爾格阿布河），再順喀喇蘇河至尼赤塔什山口，再由此山口再向東南至喀馬烏推克之西往南至薩雷庫里之東為止（標示 2，此條分界線即如筆者整理六條分界線的第四條）。
- 3 邊界紅色虛線由阿克拜塔河經沙展再到阿克蘇河，再至喀馬（烏）推克，往南至沙里塔什西面南通伊什提克河至小帕米爾山北（標示 3，此條分界線即如筆者整理六條分界線的第五條）。
- 4 邊界紅色虛線從烏仔別里向南，接郎庫里以西山梁，至庫克拜塔，轉向阿克蘇河，自此沿河至伊什提克河匯處，再向南至小帕山北為止（標示 4，此條分界線即如筆者整理六條分界線的第六條）。

如圖所繪，清廷所擬分界線，以第四條清廷失地較多，第一條對清廷最有利。依據檔案記載，如本文前述，清廷與俄國在商議過程當中提出六條分界線，但外交部所繪的〈帕米爾分界草圖〉清廷所擬分界線卻只有四條（少了筆者整理六條分界線的第二及第三條），當時的外交部蒐集資料可能齊全。但不管是六條或四條，俄國對清廷所擬分界線亦予以拒絕。

光緒二十年（1894）三月，許景澄再與吉爾斯會晤，吉爾斯稱議定邊界一事，依目前情勢很難了結，但雙方可約定互不進兵，以保和好。於是許景澄就與吉爾斯

討論雙方暫不劃界，但不派兵進入帕米爾的協議，擬緩和當地緊張的情勢。對此，俄國先發出照會稱：

由於俄國與中國間關於帕米爾問題的意見分歧並很難立刻達成一個協議，帝國政府認為，為維持過去已形成的和目前存在的狀況，乃是目前避免誤會或可能糾紛的最好辦法，雙方維持各自的位置並將命令主管機關不得超越上述位置……如果發生分歧或舉行新的談判，談判將在北京舉行。⁶⁰

清廷則回復表示接受俄國的建議，在中國和俄國間的帕米爾問題未得到最終解決以前，雙方均保持並不超越各自的位置。但清廷有兩項保留意見：

第一、在採取上述措施時，並不意味放棄中國對於目前由中國軍隊所占領以外帕米爾領土所原有的權利。中國認為應保持以一八八四年議定書為根據的權利。

第二、採取上述措施也不表明終止目前的談判，並希望由於中國現在對俄國所作的重大讓步，俄國定將接受中國上述的建議。⁶¹

許景澄雖與俄方簽訂兩國暫不進兵帕米爾的協議，讓當時情勢緊張的邊境，得到和緩契機，但有關帕米爾劃界的談判，也就此延宕沒有進展。

其實俄國在與清廷進行談判時，又背著清廷私下與英國進行如何劃分兩國在帕米爾及其鄰近地區勢力範圍的談判。光緒二十一年（1895）三月，俄、英兩國乘清廷在甲午戰爭失利之際，即在倫敦締結私分帕米爾的杜蘭德協訂（*Durand Agreement*），即從薩雷庫里（維多利亞湖）以東畫一直線直至薩雷闊勒山中國交界之處。界線以南屬英國，界線以北屬俄國。若依此界線劃分，清廷在薩雷闊勒嶺以西的帕米爾地區幾乎已無土地。對俄、英私分帕米爾的協議，清廷稱俄、英兩國不顧中國允認與否，遽行定界，幾近強占，實出情理之外。所以清廷命令許景澄與駐英大臣薛福成向俄、英兩國提出抗議。俄、英兩國私分帕米爾，清廷始終未予以承認，清廷認為帕米爾仍屬未定界地區。

60 《帕米爾資料匯編》，〈中俄有關帕米爾的問題四個換文〉，頁 129。

61 《帕米爾資料匯編》，〈中俄有關帕米爾的問題四個換文〉，頁 129。

結 論

當俄國派兵隊進入帕米爾地區，引起清廷的緊張並要求俄國撤兵，俄國繼而要求查勘邊界，清廷才對帕米爾地區加以注意，但清廷對帕米爾的地理形勢並不甚清楚，當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所擁有的如乾隆時期的《西域圖誌》，或道光年間的《欽定新疆識略》均是年代久遠的資料。而洪鈞的〈中俄交界全圖〉之分圖〈帕米爾地圖〉，是當時僅有一張對帕米爾地區繪製較為詳細的地圖。洪鈞的〈中俄交界全圖〉，在光緒十六年出版。當時帕米爾地區尚未生事，所以清廷對此張地圖沒有太多的注意。

直到俄國要求勘界，洪鈞的地圖才變成清廷瞭解帕米爾地理形勢的重要參考資料，如前文所述，部分大臣細看洪鈞地圖之後，發現在烏仔別里以南又繪有一條黃線，此黃線就將薩雷闊勒嶺以西的帕米爾地區劃歸俄國，這些大臣批評洪鈞地圖誤國，引發不少問題。奕劻及洪鈞本人亦為此張地圖提出辯解，而洪鈞為何要在地圖上繪上那條黃線，引發爭議。在洪鈞繪圖當時，他沒注意到畫上此一黃線，就將帕米爾大部分地區劃入俄國境內，會引來諸多議論嗎，此問題值得再去研究。

至於洪鈞所繪的〈中俄交界全圖〉之分圖〈帕米爾地圖〉，其繪製完成的時間比許景澄所繪的〈帕米爾草圖〉早。當洪鈞的地圖產生爭議，許景澄因奉命與俄國談判帕米爾劃界，除了參考洪鈞的地圖之外，他也蒐集俄國相關地圖，在時間急迫下繪製〈帕米爾草圖〉，並寄回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國立故宮博物院未典藏此地圖，外交部所存前清條約及輿圖（現寄存於國立故宮博物院），亦無此張〈帕米爾草圖〉。許景澄後來在光緒二十年所出版的〈光緒勘定西北邊界俄文譯漢圖〉的下幅，將帕米爾地區繪入。但許景澄的地圖在烏仔別里以南地方，未畫邊界線，就沒有像洪鈞的地圖引起爭議。

許景澄奉命與俄國交涉，他一開始即蒐集歐洲出版有關帕米爾地區的地圖及資料並進行研究，因洪鈞所繪地圖遭到議論，所以他認為引用外國地圖及資料需加以辨析，若不予考訂即加以引用，後果會不堪設想。因為界務的談判是寸土必爭，若地圖記載有出入，即會發生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的錯誤。所以他說繪製帕米爾地圖時所採取的作法是：

博訪眾本，先施甄擇，工繪既畢，次第校譯，其間搜集掌故，審析方言，酌稱明之異同，究界址之起訖，辨山川之脈絡，徵部落之存亡，乙削再

四，然後寫定。⁶²

許景澄為了邊界談判所須而繪製的〈光緒勘定西北邊界俄文譯漢圖〉，不僅是研究帕米爾地理形勢非常重要的一張地圖，亦如許景澄所述：此張地圖對帕米爾地區描繪是最為詳細、考證最正確、內容最為豐富的一張地圖。此圖對於新疆其他地區的描繪，亦是巨細靡遺。外交部寄存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多張北洋政府所繪有關新疆及帕米爾的地圖，也是參考許景澄的〈光緒勘定西北邊界俄文譯漢圖〉內容摹繪而成，所以此張地圖亦是研究新疆地區及其邊界變動不可或缺的一張地圖。

例如寄存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西北中俄迭次分界圖附沿革〉（圖8），是北洋政府外交部政務司依據前清時期與俄國勘定西北邊界所訂之條約及輿圖，在民國十三年（1924）繪製的西北邊疆簡要總圖。從圖上最北的沙賓達巴哈至最南的帕米爾，圖內邊界線之界牌名號數，邊界線附近的城鎮、河流、山嶺、卡倫等均甚為清楚，清廷舊界之沿革及議界之原委，均在每段邊界線旁附有說明。本圖分上、下兩幅，帕米爾地區繪於下幅，從圖上烏仔別里起繪有一條黑線，此線先往東南至阿克拜爾提，再往南至屈滿、尼若塔什、丕依克，在往西南至明塔戛，再接穆斯塔格山止，此黑線在圖上標明為現管界線，此界線西邊，在大、小帕米爾之間，以及在後阿賴嶺、蘇滿塔什之間均有「中國舊壤」的文字標記。從此地圖所繪可知，從清末至北洋政府時期，中國在帕米爾地區僅保有在邊界線之東的蒲犁（即塔什庫爾干）而已。

帕米爾的界務交涉在許景澄努力折衝之下，達成兩國不進兵帕米爾的協議，但兩國劃界的談判則遭擱置，三年多的交涉暫告中止。許景澄在當時清朝國勢積弱不振情況下，能和俄國達成互不進兵的協議，可謂盡心盡力，已屬難得。許景澄對達成不進兵的協議，擱置劃界事務的結果並不滿意，他曾感嘆提到：

所辦帕米爾事界仍未議定，僅於三月間訂明彼此互不進兵，以免兵釁，蓋尚未了之案也。中國內政渙弛，又不致力兵備，致為外人所輕，使事一無可為，日盼言歸，已圖抽身而已。⁶³

由許景澄這段話可知，即使他準備充分的相關輿圖資料及運用多年累積與外人交涉

62（清）許景澄著，《許文肅公遺稿》，〈帕米爾圖敘例〉，卷11，雜著，頁13。

63（清）許同莘，〈致王越蒞司馬〉，《許文肅公遺集》，書札二，收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十九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頁5。

經驗，費盡唇舌與俄國官員激辯，但若無堅實的國力作後盾，要和俄國談判取回帕米爾的利權，是無法達成的，所以他有此無奈、倦勤之意。

袁同禮在《中俄西北條約集》書中序言亦提到中國西北失地於俄，乃因當時「中樞既昧於外情，復脅於強力，定界者既不諳邊防地理，又未能詳細履勘，以致地圖紅線均出自俄人之手，立約既定，無以自拔。」⁶⁴由此可知，清廷在帕米爾界務問題的糾葛，實起因於光緒十年沙克都扎布在與俄國訂界時，烏仔別里以南竟未前往勘查，在界約裡僅說該處中國邊界往南，俄國邊界往西南。如此敷衍、馬虎的的勘界方式，也讓俄國有可乘之機，將其侵略之手伸入帕米爾。俄國蓄謀中國西北邊疆已久，從外交部承接前清的條約及輿圖當中，筆者發現有關中俄兩國的西北邊界地圖，大部分都出自俄國之手，而俄國在每段邊界談判之前，早已派人至當地查勘測量，繪製地圖，相較於清廷對邊境情勢認識不清，準備不足，清廷與俄國談判西北邊界失利，是可以預期的。

〈光緒勘定西北邊界俄文譯漢圖〉、〈中俄交界全圖〉之分圖〈帕米爾地圖〉，是研究光緒時期中俄兩國在帕米爾交涉談判、邊界變遷非常重要的原始檔案。兩張地圖對帕米爾的繪製甚為清楚。在清末有此輿圖的出現誠屬不易，讓我們對帕米爾地區及邊界的變化，能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對於研究清代帕米爾邊界問題極具參考價值。

64 袁同禮，《中俄西北條約集》（香港：新華印刷公司，1963），頁7-8。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清)王樹枏,〈新疆國界圖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宣統元年鉛印本。
- (清)洪鈞摹繪,〈中俄交界全圖〉,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 (清)許同莘,《許文肅公遺集》,收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十九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
- (清)許景澄,《許文肅公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冊1564。
- 王彥威、王亮合編,《清季外交史料》,臺北:文海出版社,1964。
- 北洋政府外交部政務司編,〈西北中俄迭次分界圖附沿革〉,臺北:外交部寄存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 甘肅師範大學歷史系編,《帕米爾資料匯編》,內部參考資料,1978。
- 〈大清國西北界與俄羅斯交址地里圖〉,臺北:外交部寄存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 《外交部檔案》,臺北:外交部寄存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光緒勘定西北邊界俄文譯漢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光緒朝月摺檔》,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西北邊中俄二次定界圖〉,臺北:外交部寄存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 《洪鈞傳包》,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喀什噶爾中俄定界圖〉,臺北:外交部寄存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二、近代論著

- 呂一燃編,《中國近代邊界史·上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
- 袁同禮,《中俄西北條約集》,香港:新華印刷公司,1963。
- 張大軍,《新疆中俄國界研究·下冊》,台北: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1965。
- 捷連季耶夫(M. A. Терентьев.),《征服中亞史》,西北師範學院外語系譯,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1986。
- Alder, G. J.. *British India Northern Frontier, 1865-1895: A Study of Imperial Policy*. London: The Royal Commonwealth Society by Longmans, 1963.

The Negotiations on the Boundary of Parmir Mountains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in Guangxu Reign

Chen Wei-hsin
Department of Books and Document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Parmir Mountains have been known as the “Roof of the World” and they are called Conglong since Han Dynasty. During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the government has assigned officials to rule this area, in which includes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of Tianshan and Western Regions (Xiyu). The tributes in Parmir Mountains were under controlled by Kashgar’s Amban (means high official in Manchu word) after Qianlong Emperor conquered Xinjiang. Qianlong Emperor also set a memorial stela for celebration of pacification of Dungan in Yashilkul.

Dur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19th century, Russia extended its influence into the region of Central Asia and started to invade the northwest boundary of Qing Empire on the excuse of “Convention of Peking”. Qing court lost southern part of Tianshan after it signed the boundary contract related to the northeast and northwest of Kashgar with Russia in 1882 and 1884. However these contracts didn’t delimit boundaries clearly, Russia took advantage of the occasion and sent army to garrison, then asked to redistribute the frontier of Parmir Mountains. This paper intends to discuss the related boundaries affairs in Parmir Mountains between Qing court and Russia. I will use the archives and documents related with, such as master copy of treaty and so forth, which were left at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for safekeeping b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R.O.C..

Keywords: Parmir, Yashilkul, Kashgar, Uz-Bel Pass, Durand Agreement



圖 1 大清國西北界與俄羅斯國交址地里圖 文獻編號：91000184 外交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 1 大清國西北界與俄羅斯國交址地里圖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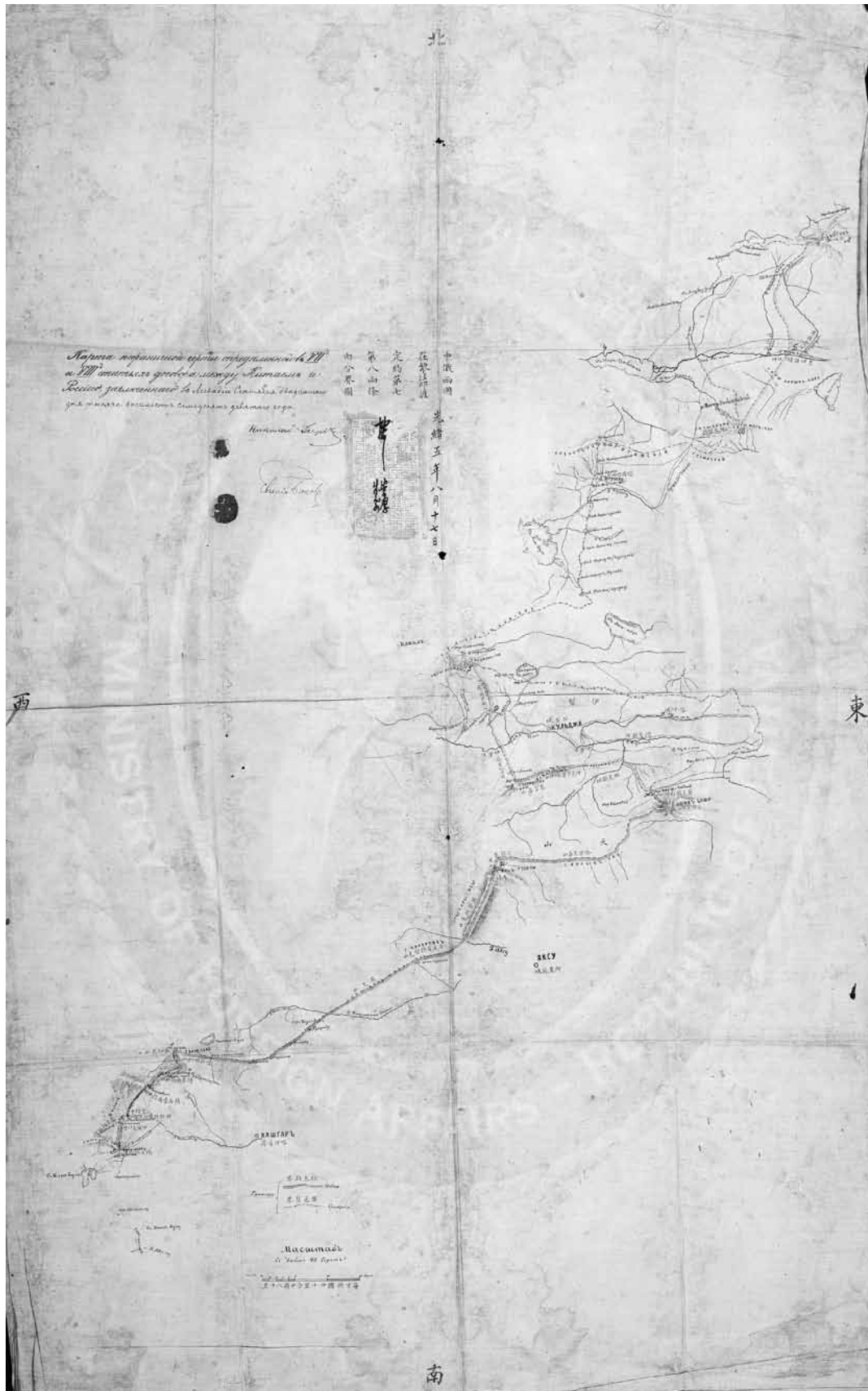


圖 2 西北邊中俄二次定界圖 文獻編號：91000566 外交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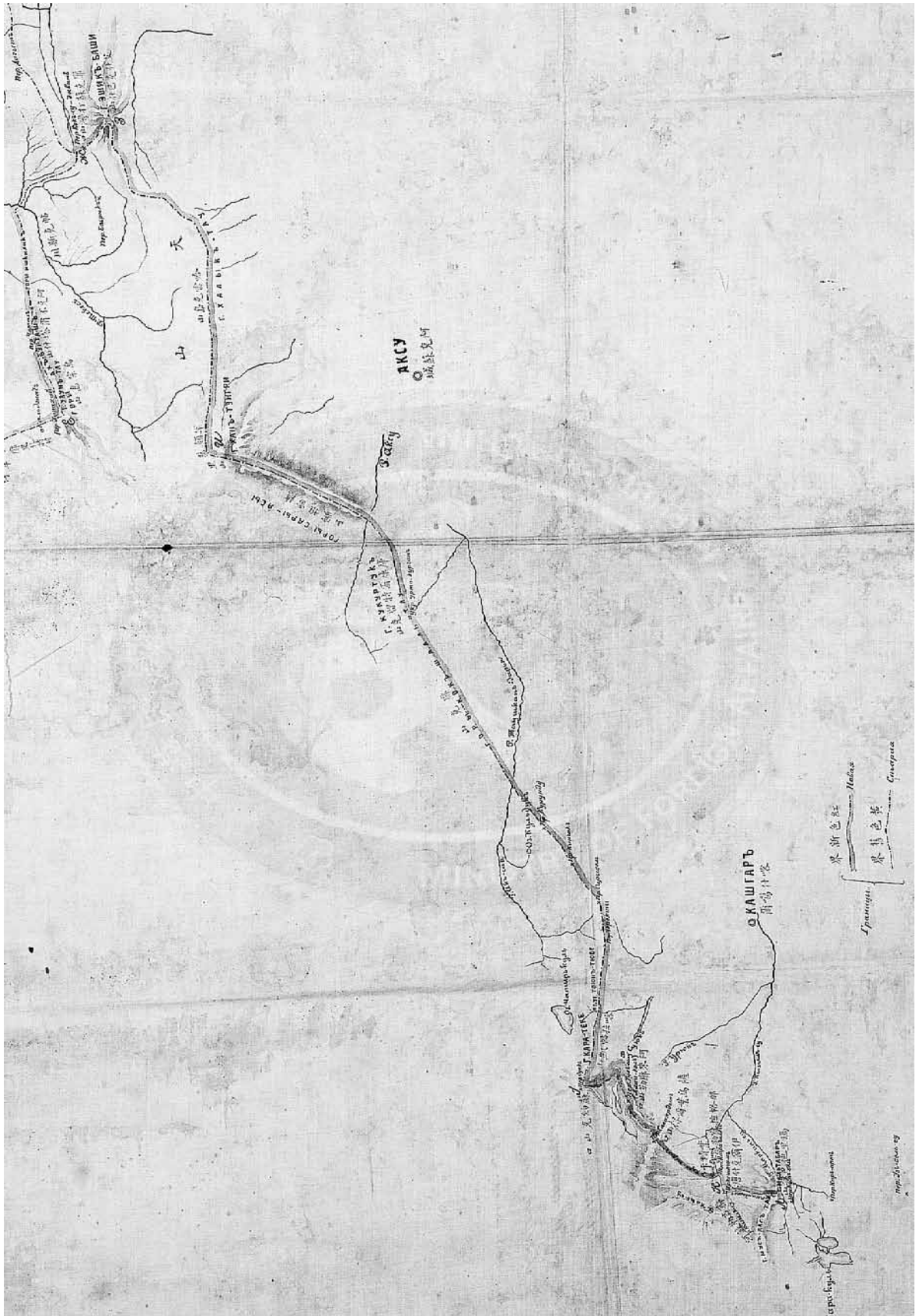


圖 2 西北邊中俄二次定界圖 局部



圖3 喀什噶爾中俄定界圖 文獻編號：910000185
外交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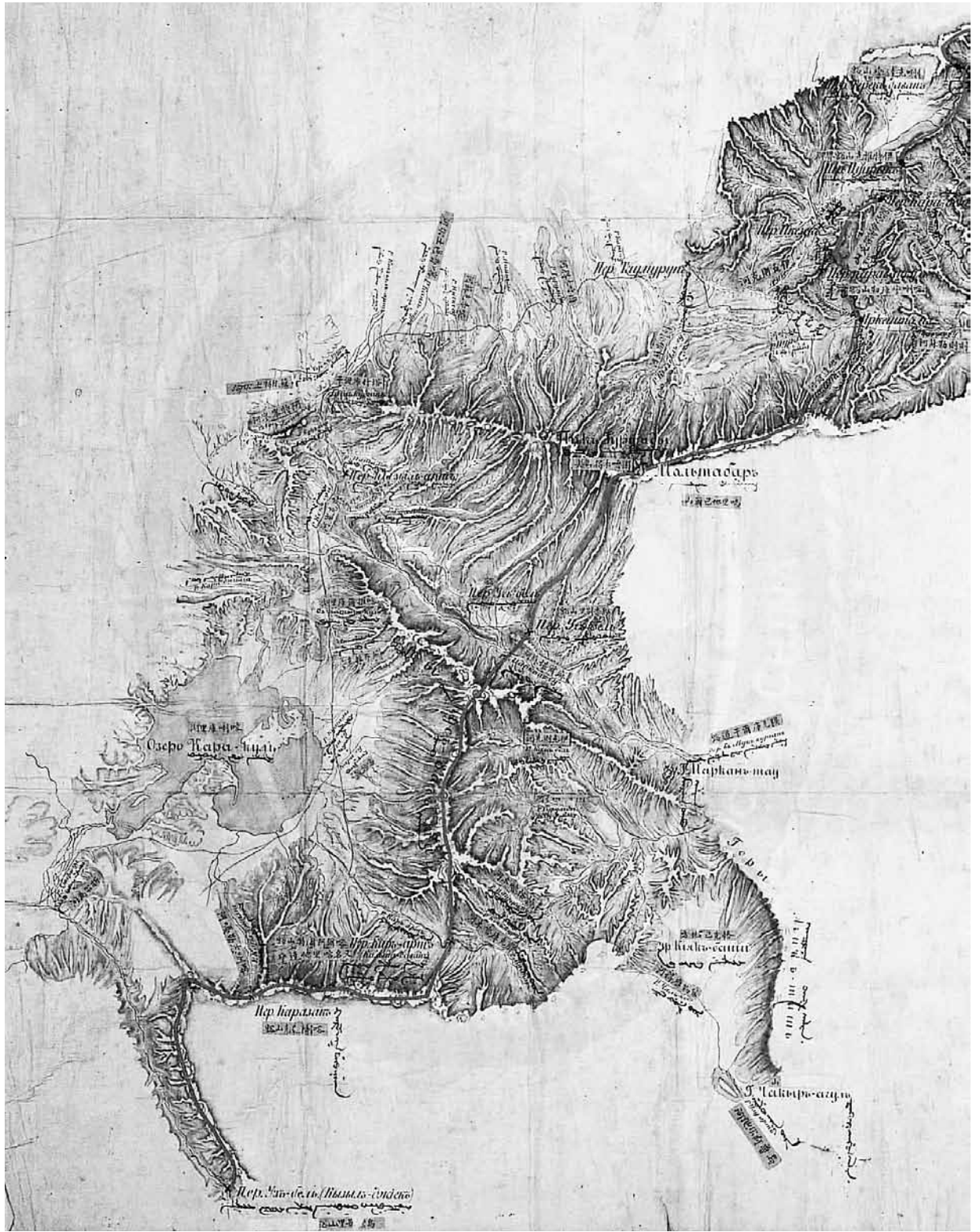


圖3 喀什噶爾中俄定界圖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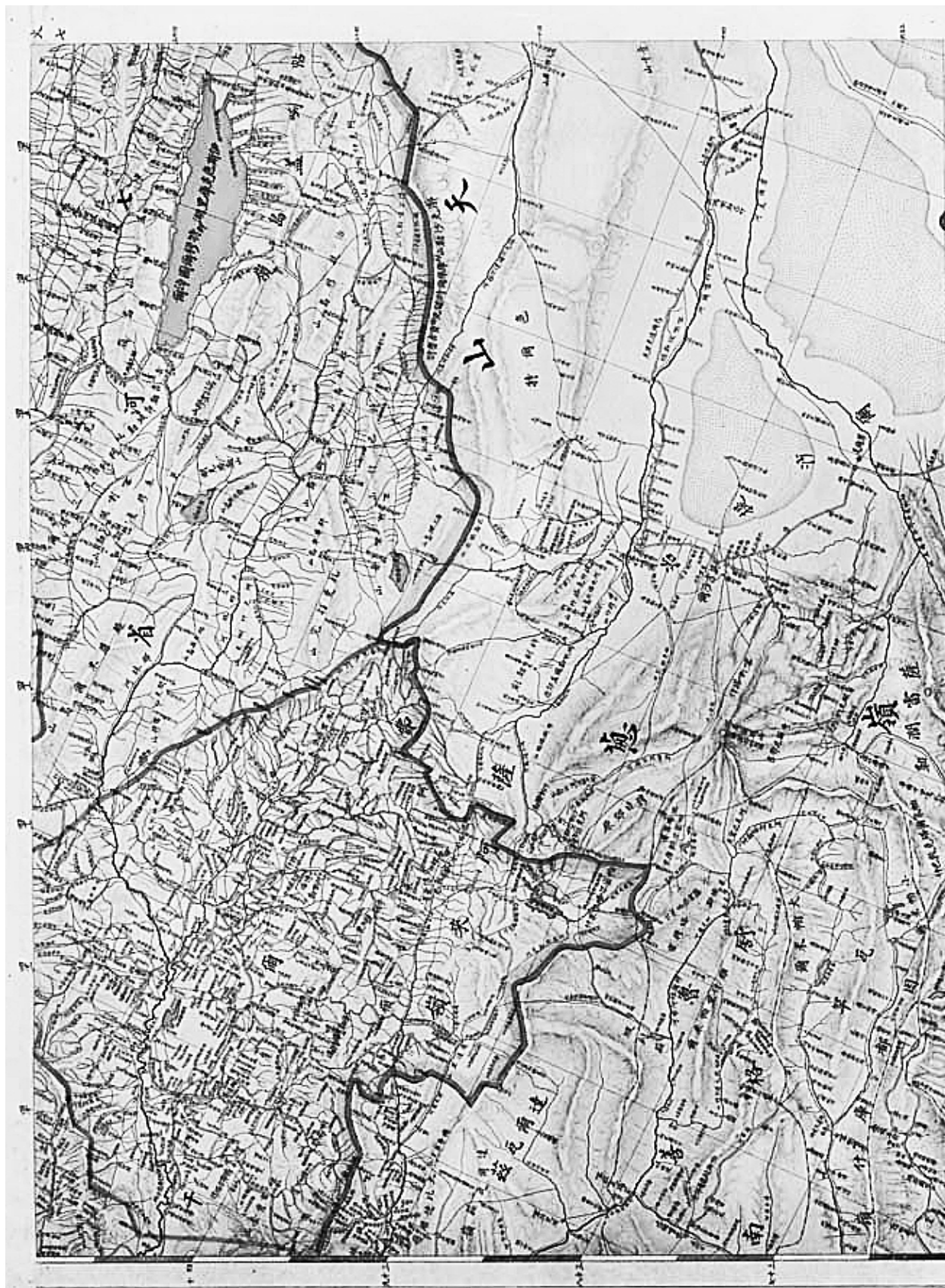


圖 4 中俄交界全圖之分圖 帕米爾地圖 館藏號：gm71005082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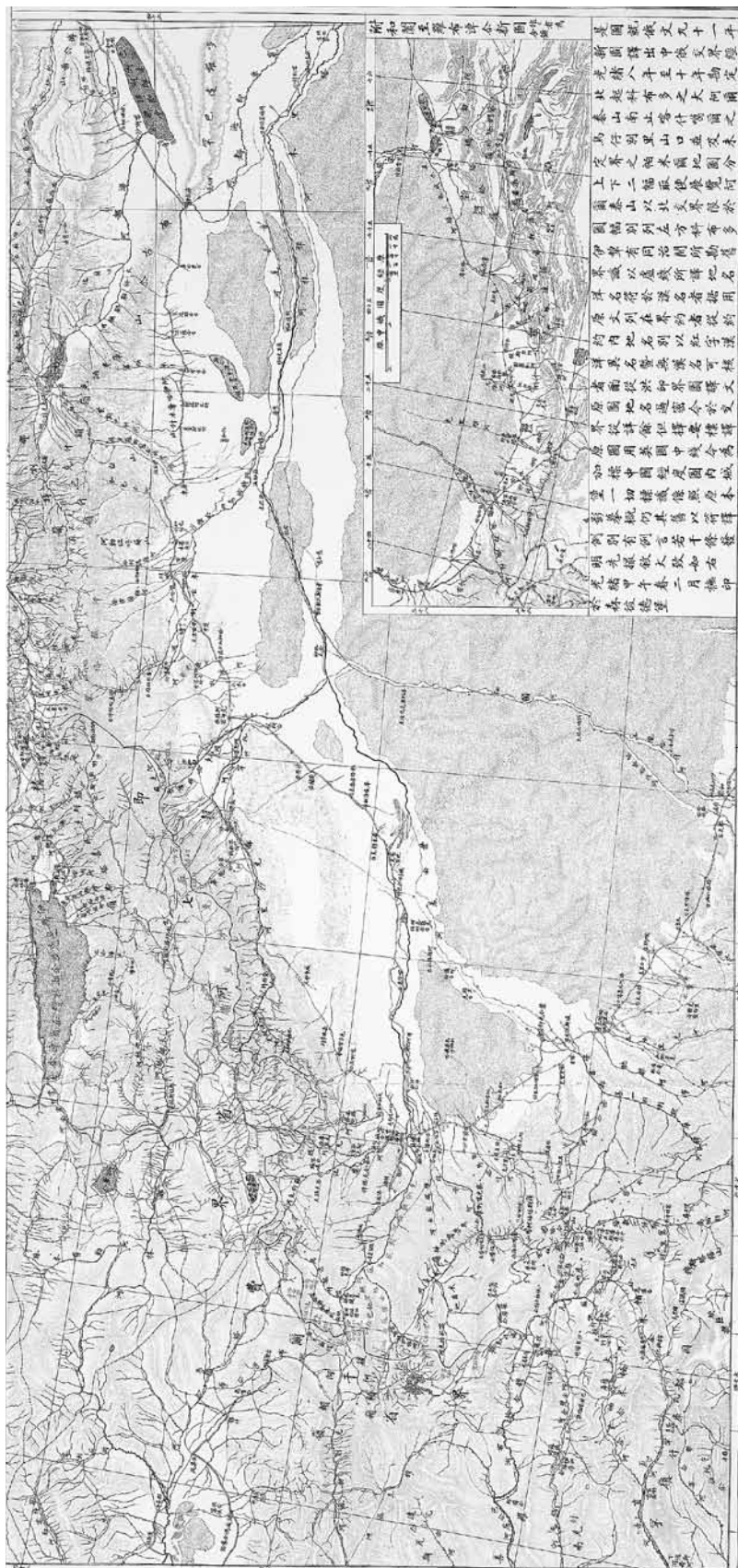


圖 5 光緒勘定西北邊界俄文譯漢圖 下段 文獻編號：平圖 02142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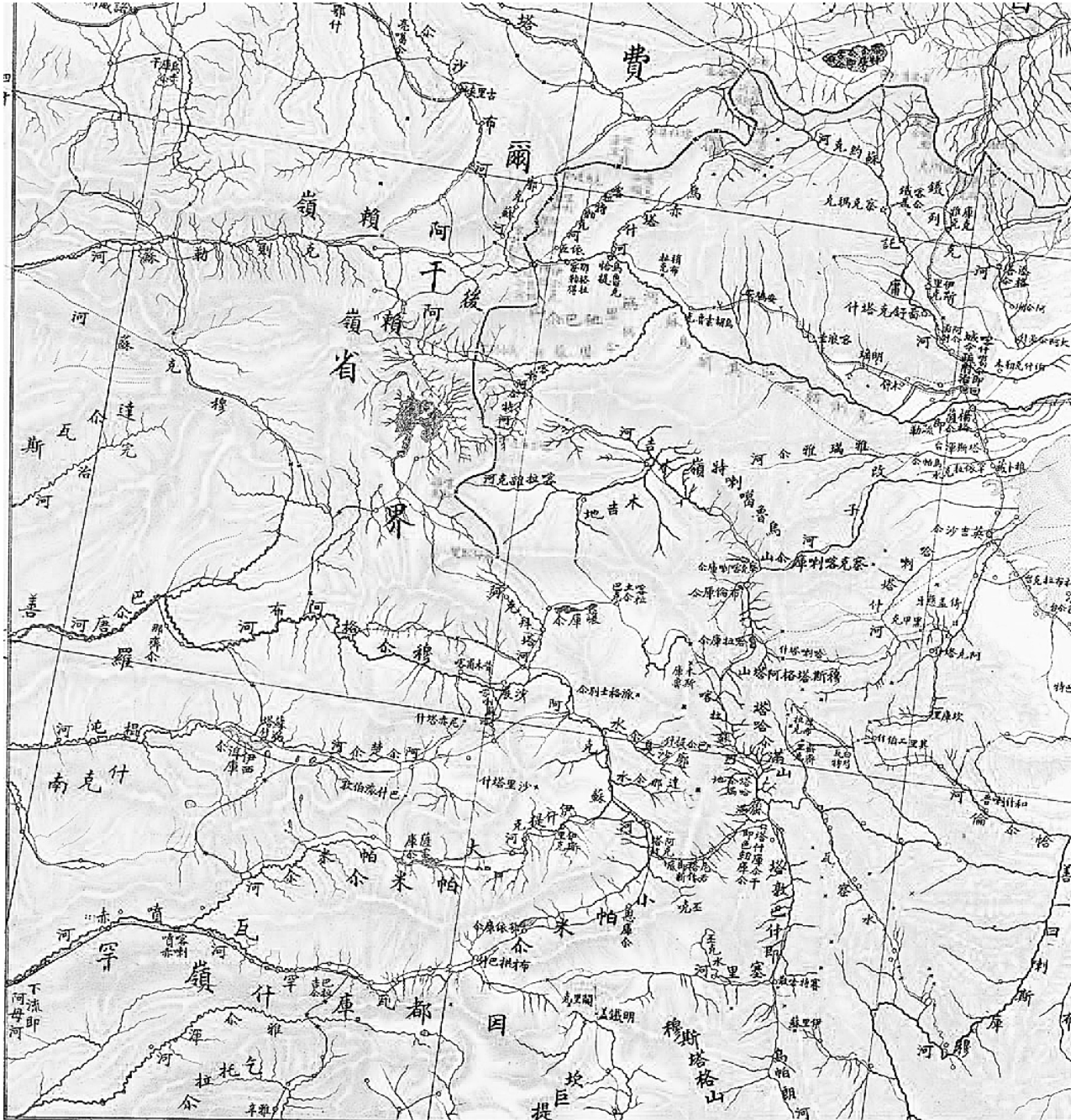


圖5 光緒勘定西北邊界俄文譯漢圖 局部

00005

圖畧界國百方爾米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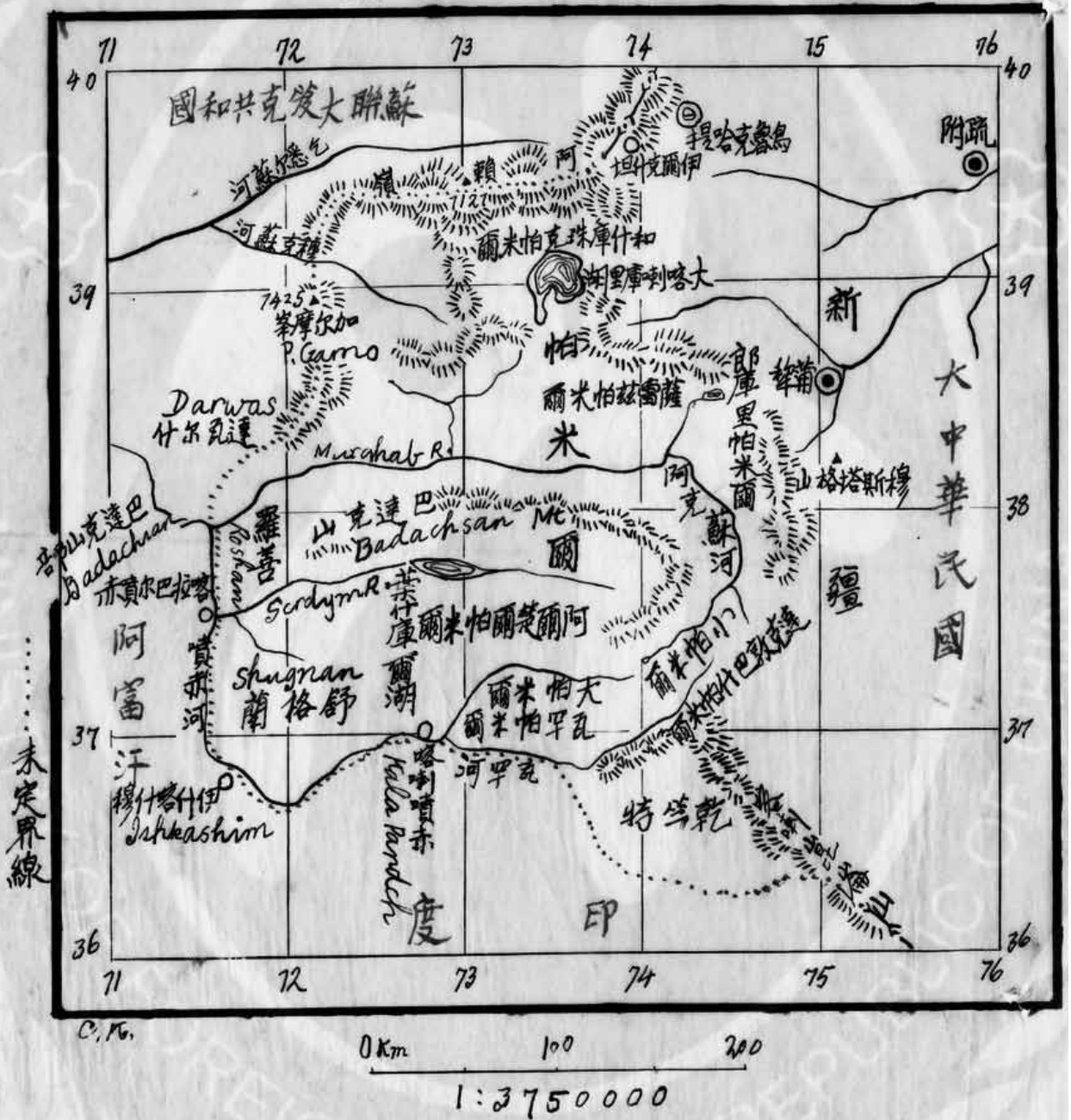


圖 6 帕米爾方百國畧界圖 收入於〈帕米爾未定界問題〉 檔號：112.9230001 外交部寄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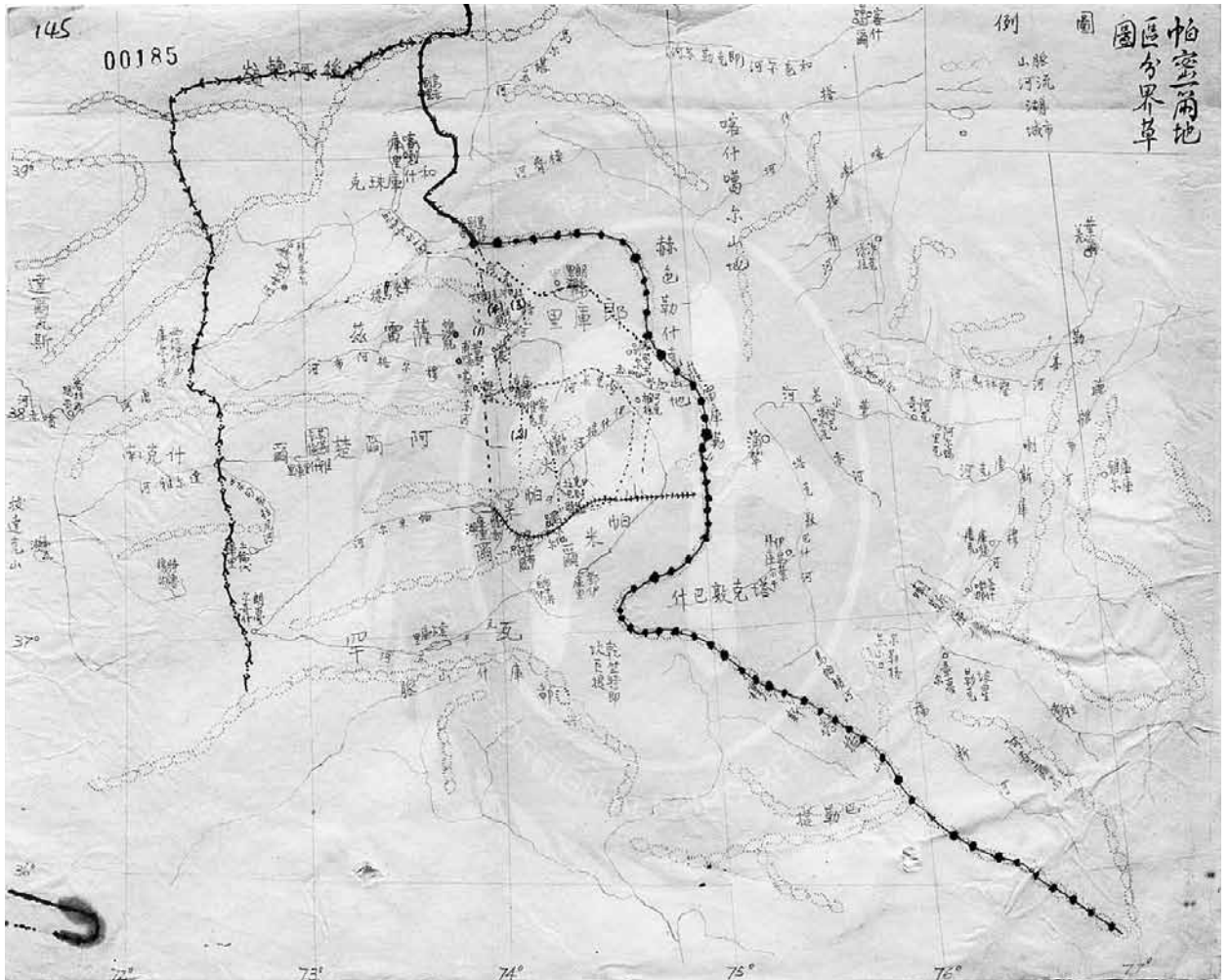


圖 7 帕米爾分界草圖 收入〈中英蘇阿帕米爾區域界務問題〉 檔號：112.9230001
外交部寄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帕米爾與蘇滿卡倫舊環記

烏仔別里以南為大小帕米爾高原向為英國領土自光緒二年俄撤浩空置費爾干省後又越前後阿賴嶺俄界拓至伊西洱庫爾於是帕米爾北界遂與俄接至九年阿富汗侵畧羅善什格南諸地而帕米爾之西境又與阿接至十七年英國滅乾竺特而帕米爾之北境又與英接今阿富汗于光緒五年英英滿俄俄帕米爾為中俄俄三國之競爭地但該處界線至今未曾議定按各國地學專家實地調查之報告與各國地圖之參攷各有不同之點且以我國亦不能認為確切正式之界查史乘所載前清收復新疆時設立邊外七卡後又添設蘇滿卡于伊西洱庫爾北之十里地是處山中尚有高清乾隆平定回部御碑一座勒銘于山前中之崖石上所謂伊西洱庫爾御碑是也據後人有游俄疆而履其地者猶見該碑砥峙于荒山之中即此已可證明我疆我土矣若此卡重勘邊界將烏仔別里向西或沿穆爾格阿有河而轉自即可將蘇滿卡舊環拆廢于已失之中按之俄舊界線更不可恃竟將帕米爾全境劃為已有按英人所定界線尚稱公允實則當時駐俄官員調查我國疆界真相可謂認真地調查我國疆界矣今本者對此尤為注意特于圖中繪入以資比較並另繪帕米爾分省一幅以作參攷茲將中俄舊界之符號列左

- (一) 我國實地調查線
- (二) 英國界線
- (三) 英國現管界

圖 8 西北中俄迭次分界圖附沿革 局部